

# 絕對無與哲學觀念的典範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特聘研究員 吳汝鈞

## 摘要

本文是對京都學派第四代的花岡永子對西田幾多郎的絕對無觀念的理解，和她要建立的哲學觀念的典範的說明，這兩方面的論述與批判。在花岡看來，哲學典範有終極真理的意思，是概括整套哲學體系的總原則。她提出五個哲學觀念的典範：相對有、相對無、絕對有、虛無和絕對無。她的理解是，相對有只關連到有限的世界，而且不真實，有如對於實物來說的影子。相對無與相對有為一體，是前者的內相，都不能講真理的絕對的、終極的性格。絕對有是永恆不變的實體，如作為理性的原理的理型、絕對精神和作為人格神的上帝。虛無是徹底的否定的取向，能摧破一切執著與邪見，但過於消極，不能建立妙有的世界。絕對無則是通過對一切二元性、相對性、分化性的突破而展示出來的真理的世界，從自我的形成、證成達於世界的表現性的形成、證成。作者通過對花岡所提出的哲學典範所涉及的問題所作的周延的理解，提出多點批判。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點。第一，花岡以為人的生命個體是絕對有的表現，通過絕對的自我否定和大死一番而獲致的。但這是禪的做法，所謂“大死一番，歿後復甦”。這是預認一動感性、空靈性的主體才可能，而禪是屬於非實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它可以建立這種動感性、虛靈性的主體，卻與絕對有的實體主義的思維背景不協調。第二，虛無作為一終極典範，有摧破一切迷執、邪說的作用，另方面它能轉出妙有的

世界，故不完全是消極的，花岡未能充分地注意到這點。第三，絕對無可以突破一切二元性，相對性、差異性與分化性，從自我的有的目的性的形成走向世界的表現性的證成。但絕對無作為一個與無自性、空為同一層次的真理典範，並不具有足夠的動感，讓自我的證成轉化為世界的證成。後者需要普渡眾生，絕對無缺乏這種動感。

## 關鍵詞

花岡永子、西谷啓治、相對有、相對無、絕對有、虛無、絕對無、典範、自我的目的性的證成、世界的表現性的證成

## 一、花岡永子與哲學觀念的典範

京都學派經歷了第一代的西田幾多郎、田邊元，第二代的久松真一與西谷啓治及第三代的武內義範、阿部正雄和上田閑照，到了第四代，可算是進入多元性的年代。他們各自有其師承關係，也各有自己在西方哲學、宗教學與神學方面的專業研究，也漸漸在日本思想界與國際思想界冒起來。大體上，這些學者與筆者的年齡相近，仍然在研究階段，有些也漸漸能突顯個人的思想旨趣。不過，他們基本上仍是循著西田幾多郎與田邊元的哲學導向向前推進、發展。他們包括花岡永子、長谷正當、冰見潔、大橋良介、松丸壽雄、小坂國繼、野家啓一、藤田正勝、尾崎誠、岩城見一、大峰顯等，大有西田、田邊下來京都學派的開花散葉的盛放。這一代年輕的學者除在京都學派中有其師承之外，大多數有留學歐洲特別是德國的資歷，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回日本發

展。有些甚至拿幾個博士學位，如花岡永子靠研究拿了兩個學位，另外又有一個榮譽學位。這種現象顯示京都學派有由綜合性的思想開拓轉向學術性的研究，探索的傾向。他們的前輩如武內義範和阿部正雄，好像都沒有拿甚麼博士學位，基本上是靠實力來打江山的。他們並不太重視學位。在這第四代中，我特別留意到西谷啓治的高足花岡永子的表現。原因一方面是她近年(2002年)出版了一本《絕對無の哲學：西田哲學研究入門》(京都：世界出版社)，這跟我在多年前出版的《絕對無的哲學：京都學派哲學導論》，都用相同的字眼作書名，旨趣也相近。另一點也是重要的一點是，她對絕對無提出一種另類的處理，對我們理解西田的哲學也有幫助。我覺得可以在這裏提一下她的說法，和作些評論、回應。即使是負面的也無妨。在這本書中，花岡教授把“絕對無”跟“相對有”、“相對無”、“絕對有”、“虛無”聚合在一起來比較，視之為哲學觀念的典範(paradigm)。在這五個典範之中，她自然是特別推崇絕對無，視之為這些典範的互動的基礎<sup>1</sup>。這種解讀絕對無的方式，還是很少有，但不無新意，故值得注意。

在這裏，我想先簡介一下花岡的學問背景。上面提及，花岡是師承西谷啓治的，後者與當代歐陸的哲學有多元性的交集，特別是德國神祕主義、尼采、海德格的哲學，以及於當代的德國神學。花岡在這方面很受她的老師的影響，因此，她具有相當札實的德國哲學與神學的基礎。另方面，對於她的前輩(京都學派的前輩)的哲學方面，她對西田下的工夫最多，可以說是西田哲學

<sup>1</sup> 《絕對無の哲學：西田哲學研究》，pp.20-25。為方便起見，我對花岡的見解隨文交代出處，不另立註。

的專家。她認為西田哲學的立場，建基於大乘佛教，其思維的方式源於華嚴宗的四法界說和龍樹的四句思維。不過，她並未有很多有關於大乘佛教教說的著作，包括四法界與四句方面的。

## 二、哲學的典範觀念與相對有、相對無

京都學派的哲學的核心觀念是絕對無，花岡自然也很重視這個觀念。不過，她論述絕對無，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與他人不同。這便是透過如上面所說的相對有、相對無、絕對有、虛無這些典範來凸顯絕對無的殊勝性。關於典範，有理念的意義，是概括整套哲學體系的總原則，如柏拉圖的理型、基督教的神、婆羅門教的梵(Brahman)、佛教的空、儒家的天道、道家的自然之類。在這裏，我先不對典範一觀念作詳細的辯析，卻直接討論花岡所提的各種哲學的典範，讓各個典範自己說話，最後，典範的意義自然明白。不過，有一點我想提一下，花岡說哲學的典範，指相對有……絕對無為哲學的典範觀念。其實我們可進一步視之為存有論的典範觀念，有、無都是存有論概念。

先看相對有這一典範略去觀念字眼。花岡認為，相對有只關連到有限的世界，而且不真實，是虛的(但不必是虛妄般負面的意味)，是“永恆的影的世界”。以海德格的詞彙來說，它是存有者存有(das Sein der Seienden)，只有從屬的意味。它是現象世界所具有的東西，不是個體物的永恆的核心，如哲學上的 idea, ousia, eidos 等，或宗教中的神、佛。(《絕對無の哲學》，pp.20-21。)按花岡在這裏以相對有比配到存有(Sein)，顯然有問題。相對有應是存有者(Seiende)，不是存有。另外，她說“永恆的影的世界”(永遠の影の世界)，顯然是以“永恆”(永遠)指柏拉圖

的理型，以“影”指理型的仿製品。即是說，相對有相當於柏氏的現象，後者是柏氏所輕視的。這種解讀，頗有新意。在柏拉圖的形而上學中，區分兩種存有，一是理型，另一是它在現實世界的仿製品或摹本。理型存在於理型世界，是抽象的，普遍的；摹本則存在於現象世界，是具體的、個別的。摹本雖不如理型般完美，但它總是有某種程度的實在性，不如影子那麼虛玄無據。就存有論 (ontology) 來說，理型有實在性，一如儒家的朱子的理有實在性。一般事物或摹本的實在性要依附理型才能說。就價值論 (axiology) 來說，理型有絕高的價值，摹本則不能跟理型比，只有工具的價值。後來羅素 (B. Russell) 與摩爾 (G. E. Moore) 提出，同時肯定形而上的東西和經驗的個體事物都有實在性，雙方不存在原型與摹本的關係。花岡以“影”來說相對的、具體的、經驗的東西，是否定這些東西的實在性，影 (shadow) 是虛而不實的，它的存在性、實在性依附於實體物，實在物。花岡的“影子”說，已經越過她的老師西谷的限界，而傾向於尼采 (F. W. Nietzsche) 的虛無主義了。西谷並不忽視虛無主義的重要性，認為虛無主義有摧破一切相對主義、二元性思考的作用，但他又見到虛無主義的疲弱性、空虛性，不能建立存有論，特別是空的存有論。<sup>2</sup>他認為我們不應止於消極的虛無主義，卻是要越過虛無主義，向佛教般若思想的空 (śūnyatā) 或真空轉進，開拓積極的妙有世界。關於這點，下面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至於相對無，花岡提出，它與絕對無不同。相對無與相對有是一體的，是相對有的內相。她指出，有一種強調相對無的哲學

思維，與實存哲學或存在主義聯繫著。這種思維是現代哲學所不能欠缺的。這種立場以對自己的自覺為基礎。(Ibid., pp. 21-22) 花岡未有明顯地確認 (specify) 這是哪一學派的思維，但這樣來說相對無，有主體主義、主觀主義的意趣。自覺活動是一種主體的活動，有時也不能免於墮下至主觀傾向。不管怎樣，這主體主義、主觀主義還是過於偏向感性一面，缺乏足夠的理性基礎。另外，以實存哲學來代表相對無，頗能展示相對無的現實性格，同時也讓相對無多些向生命的存在的負面如罪、苦、死方面傾斜，這樣更能讓自己奮發以求自強。

### 三、絕對有

跟著看絕對有。這是古希臘哲學中以 idea, ousia, eidos 等觀念為主脈的哲學。花岡認為，絕對有含藏有實體，這是永恆的、普遍的、不變的實體。在絕對有之中，人的生命個體是絕對有的自我表現的一個表現點，這是通過絕對的自我否定、大死一番有所體證的緣故。但自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後，絕對有的立場已失去了適切性，任何人都不能忽略這點。(Ibid., p.22.) 按花岡的這種說法，基本上就是就西方哲學的發展脈絡而言。但即使只說西方哲學，也不全是這樣。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言實體，基督教言上帝，都有絕對有的意味。黑格爾哲學的核心觀念“精神” (Geist)，也是實體、絕對有的思維導向。這幾種思維導向有同有異。同的是三者都能說動感，後者是終極原理與現象世界建立交集的必需條件。亞里斯多德的實體加上動力因，便能活動，而有所創造。基督教的耶和華創造人類與萬物，表現濃烈的動感。黑格爾 (G. W. F. Hegel) 以精神的行程說人類歷史與文化

<sup>2</sup> 關於西谷的空的存有論，參看拙著《絕對無的哲學：京都學派哲學導論》，第六章〈西谷啓治的空的存有論〉，pp.121-149。

的起源與開拓，其動感是毋庸置疑的。異則是亞理斯多德的實體思維與黑格爾的精神活動都基於理性，基督教的耶和華則是一人格神，理性弱而獨斷強，即使聖多瑪斯（Sr. Thomas Aquinas）致力於以理性為依據來建立他的神學思想，特別是論證神的存在，影響也不大。另外一面更為重要的是，作為絕對有的上帝已死的說法，是尼采的一廂情願地提出的，客觀的情況並不見得非是這樣不可。尼采要以“超人”來代替上帝，但他自己成不了超人，卻變成了瘋子，在精神錯亂中死去。我們不必像花岡那樣，視絕對有自尼采提出那著名的宣言（上帝已死）後，便失去了適切性，變成一無用的觀念。另外一點是，說人的生命是絕對有的自我表現而致，是可以的。但以這生命是我們體證得（應該說是“經由”）絕對的自我否定和大死一番而現成的，便有些問題。絕對地（或徹底地）否定自我與大死一番是在禪思想的脈絡中說的，而禪思想是一種非實體主義，就這方面來說生命或自我的現成，是可以的。但這能否在作為實體主義的重要觀念絕對有中說呢？這不能不成問題，是需要另作探討的。花岡的說法，顯然忽略了這一點，因而變得不夠周延。此中的問題是，在實體主義中，自我是一實體，有它的恆常性、常住性，是不能否定的。要徹底地捨棄它，讓它“大死”，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在存有論的脈絡中否定作為主體性的自我，如同我們不能否定作為客體性的上帝、理型、實體、梵、天道、良知那樣。

#### 四、關於虛無問題

至於虛無（nihil），花岡以非常負面的文字來說。她認為虛無作為一典範，表示一切歸於無有，生命受到輕忽，最後甚至迷

失了；同時，價值被顛倒過來。這是一個任由動物本能來支配的世界，像尼采所說的那樣，依於權力意志而嚮往超人境界。花岡強調，倘若這虛無的次元（dimension）不能被體會，被超越，便不能開拓出絕對無的價值的世界。要開啓絕對無之門，需要突破相對有的立場、相對無的立場、絕對有的立場。個體的自我要向絕對無敞開，絕對無亦要向個體自我敞開，自我的目的性的形成與世界的表現性的形成相互交錯起來，才能證成“歷史的生命的自覺”。但花岡提醒謂，上面所提到的突破和敞開，有下陷至虛無的可能性。在相對有、相對無、絕對有、虛無的無底之底中的絕對無，會由深淵方面轉向虛無那邊去。關於這一點，筆者認為花岡是過慮了。京都學派一向是非常重視歷史的，他們有自己一套史觀，那便是絕對無的史觀，這種史觀需要包涵在絕對無中的妙有一面來說。他們認為絕對無雖然不能直接開拓出歷史來，但作為絕對無的重要表現的妙有世界，是歷史活動的來源、動力。<sup>3</sup> 他們以一種另類的亦即是機體的角度來看歷史，認為歷史是絕對無在這個世界中的應跡現象。絕對無特別是其中的妙有是會生長的、發展的，其發展的軌跡正是歷史。這可能是受到黑格爾的世界史觀的影響，也可能關連到詮釋學的一代宗匠葛達瑪（H.-G. Gadamer）的啟發。後者的巨著《真理與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中便有一專章是論歷史的。<sup>4</sup>倘若他們的史觀與核

<sup>3</sup> 西田、田邊、西谷在他們的著作中，時常提到歷史的問題。久松真一更提出自己的絕對無的史觀。參看拙著《京都學派哲學：久松真一》，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pp. 66-73。

<sup>4</sup> H.-G. Gadamer, 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90,

心觀念絕對無站不穩，垮了台，則整個京都學派便會崩潰，被解構。這種看法毫不誇張。試想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倘若崩解下來，他的宗教觀、美學觀若站不住腳，則他的精神現象學會變成甚麼東西呢？

到底虛無與絕對無有甚麼不同呢？花岡提出，這是空虛與充盈的不同，無意義、無目的與恆常是充盈、是目的自體的不同。

(Ibid., pp.22-23.)在這裏，花岡很明顯地以片面的方式否定虛無的精神價值，未有強調虛無有一種摧破一切迷執的作用，後者是她的老師西谷啓治所重視的。另外一點是，西谷認為，在救贖問題方面，虛無基本上是解構性格，有極強的破壞力量。故我們要克服、超越虛無，作絕對無的轉向。這絕對無，在西谷來說，正是佛教的空(sūnyatā)，特別是般若文獻(prajñā literature)和中觀學所盛言的空。他認為空是對自性(svabhāva)的否定，但不是純然的負面意義的否定。空也有動感，能摧破一切虛妄顛倒的邪見和行為，從真空中轉出妙有，而成就無執的存有論，如上面所表示，我把這種哲學稱為“空的存有論”。花岡在這點上，則著墨甚少。跟著的一點是，空的存有論是需要建立在虛無的被克服、被超越這樣的基礎上的。這種先破後立的思維，有點像他的另一高足阿部正雄對道德與宗教問題的處理。阿部認為，道德與宗教不能並存，宗教較諸道德有更強的基原性，道德必須崩壞，才能轉出、建立宗教。<sup>5</sup>阿部及整個京都學派在道德與宗教的關係問題上的看法，與當代新儒學的取向完全不同。唐君毅以包含宗

S. 270-312.

<sup>5</sup> 關於這點，參看拙著《純粹力動現象學》，第十二章〈宗教與道德〉，pp. 284-285, 286-287。

教在內的一切文化活動都建基於道德理性，牟宗三以道德的理想主義為其哲學的理論立場，都展示道德對於宗教的先在性(priority)與優越性(superiority)。

關於虛無主義，我個人倒有一些正面的看法。倘若我們能夠善巧地處理虛無問題的話，則大可以利用虛無，作為一把鋒利的劍，把人們由於迷執而生起的種種顛倒的認知與由此引生出來的種種顛倒的行為加以堵塞，以至摧破，斬斷一切迷執的葛藤。這肯定有助於我們開顯空的智慧。對於空來說，虛無可以扮演開路先鋒的角色。

## 五、絕對無與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

最後，花岡說到絕對無。她認為這是西田哲學的立場，如上面已透露，建基於大乘佛教，其思維方式源於《華嚴經》的四種法界（筆者按：四種法界的說法似是華嚴宗的法藏所倡導的，與《華嚴經》沒有甚麼關係。關於這點待查）與龍樹的《中論》(Madhyamakakārikā)的四句(catuṣkoṭi)的思想。

關於西田哲學的最重要問題之一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花岡也提出一些意見，由此以顯示絕對無的深邃涵義。她表示，大乘佛教的空作為宇宙的根本原理(logos)，通過自我限定而表現出來，而在與這空相應的絕對無的場所之中，以“個體與普遍”、“個人與辯證法的普遍者”作為基礎的世界，就對象邏輯地(原文是“對象論理的に”)而言，是處於絕對地矛盾的狀態中，而有所謂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關係，在其中，個體與普通、個人與辯證法的普遍者雙方之間，沒有一方能優越性(筆者按：這應是指存有論的優越性)。同時，個體的“自我的目的性

的形成”與世界的“表現性的形成”這雙方的作用，也同樣地作為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而成立。在這個體的“自我的目的性的形成”與世界的“表現性的形成”之間，前者的時間側面和後者的空間側面，都同時証成了歷史的生命的自覺。歷史的實在、歷史的生命、自我的自我目的性的側面與世界的表現的側面，都在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性的內裏同時得到証成。花岡作結表示，作為西田的宗教經驗的邏輯化的“絕對無的場所邏輯”，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哲學中最重要的邏輯。個體與普遍、一與多、理與事等方面不用說了，在各個領域中的二元性與兩極性所成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在差異性、分裂性、分化性等支配下的現代社會中，是最重要的邏輯。（Ibid., pp.24-25.）

按花岡在這裏花了很多篇幅與氣力解釋西田的絕對無與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思想，她對西田哲學的解讀，有自己的努力在，也受到她的老師西谷啓治的影響。<sup>6</sup>她基本上就是就二元性、兩極性、差異性、分裂性、分化性的存有論的相對立的關係的消解，來說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對於花岡的這種解讀，筆者有兩點回應。首先，她未有交代“絕對矛盾”中矛盾何以是絕對性格的，絕對矛盾如何可能？同時，絕對的矛盾如何能夠被消棄而統合起

<sup>6</sup> 西谷啓治是西田幾多郎最傑出的弟子之一，也是在國際哲學界上最能闡發西田哲學的哲學家。花岡從遊於西谷，對西田的哲學的理解，肯定吸收了西谷的一些見解。西谷便寫過《西田幾多郎：その人と思想》（東京：筑摩書房，1985）一書，此書後來以《西田幾多郎》之名收作於《西田啓治著作集第九卷：西田哲學と田邊哲學》之中。另外，此書有一英譯本如下：

Nishitani Keiji, Nishida Kitaro. Tr. Yamamoto Seisaku a. James W. Heisi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來，同一起來，對於這些關鍵性的問題，花岡完全沒有碰觸，更不必說解決了。這與我在〈西田哲學的絕對無與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一文中在有關問題的處理比較，我的說法不必是正確，但至少已觸及這個難題，交代了絕對矛盾的可能性與消解的思維方式。這種處理，總算是較花岡進了一步，更有建設性與積極涵義。

第二，如我在拙文〈西田哲學的絕對無與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中所展示，西田提出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這種表面上是吊詭性格但卻充滿辯證的洞見的說法，可有三方面的意涵。一是絕對無或場所的自我限定，由此生起存在世界。二是事物在絕對無或場所中的相互限定，以展現絕對無或場所或普遍者。三是普遍者與特殊者、環境與個人或客體性與主體性的相互限定。花岡自己提到西田哲學的立場建基於華嚴宗的四法界和龍樹的四句的思想，如上面所說。另外，在她的著書中另處，她又重提華嚴宗的四法界、龍樹的四句（tetralemma），並加上臨濟的四料簡、洞山的正偏五位，表示我們可以以這些說法的思維方式來理解絕對無的場所的邏輯。（Ibid., pp.17-18.）花岡提四法界，說得非常好，可惜她自己未有進一步說明華嚴宗這種思維方式如何可與西田的絕對無的場所邏輯相通。我在這裏姑代她補充一下。就華嚴宗的四法界來說，與絕對無的場所邏輯相通的是第三法界事理無礙法界和第四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事相當於特殊者，理相當於普遍者，事理無礙，相當於特殊者與普遍者相互限定。要注意的是，西田所說的限定，並不是負面的制約、束縛的意味，而是表示在呈現、實現這一目標下，雙方相互競技，表現互動的關係。而事事無礙則相應於事物在絕對無或場所之中的相互限定，以提高雙方的存在層面。

## 六、絕對無作為典範與宗教體驗

現在讓我們回返到花岡所特別重視的典範問題，並簡明地就相對有、相對無、絕對有與虛無的意思來凸顯絕對無的殊勝的典範性格。花岡認為，人自固然要向敞開的絕對無邁進，同時也要經歷相對有（作為現象看的森羅萬象，結果是一切事物應時而萎謝）、相對無（在實存思想中顯示不安、絕望與罪業意識）、絕對有（永恆而普遍，不變的實體性的神與古代西歐的傳統的形而上學的 idea. eidos）、虛無（尼采宣稱神之死的痕跡的空虛無力性的漂浮的場所）<sup>7</sup>這些階段。而絕對無是緣起與空的概念經過西田作邏輯的處理的結果，是我們人類思考的根本基盤的框架，這即是我們思考的典範，故絕對無可視為實在的邏輯。（Ibid., p.111）<sup>8</sup>她又強調絕對無以外的那四個典範最終亦會讓自身的典範性加以絕對化。（Idem.）

就花岡的說法看，筆者覺得她的宗旨、旨趣是宗教哲學，而不是一般的理論的、思維的哲學。這是通於京都學派的全體（或幾乎是全體）成員的。她自己便明確地表明，相對於相對有、相對無、絕對有和虛無的哲學，絕對無的哲學非要是宗教哲學不可。這即是要開拓出一種經歷理性的死亡，以至經歷以哲學的“懺悔”作為學術看的哲學。<sup>9</sup>亦即是以“非思量的思量”為方法

<sup>7</sup> 這裏說的場所自然不同於西田所說的場所。前者是負價值的、無現象學義的，後者則是終極價值的、現象學意義的。

<sup>8</sup> 這裏說典範，除指絕對無外，亦應包含相對有、相對無、絕對有、虛無這幾個概念，而花岡的行文也應有這個意思。

<sup>9</sup> 田邊元自身便建立了懺悔道哲學，以開拓出淨土教的辯證的發展。參看田邊

論的根幹而轉生出來的宗教哲學，這不是單純地客觀的、對象思維性格的。她強調學術性的哲學不在對身心一如的智慧的愛的內裏，不是對於知識的愛的那一種。我們要開拓出一種給予一切學問以依據、基礎、關連的“非思量的思量”的哲學，<sup>10</sup>這必然是“宗教哲學”以至“諸宗教的神學”。為甚麼呢？因為絕對無是透過宗教經驗而體證得的，各人的自我能夠覺悟到自己，便能證成宗教經驗。花岡又強調宗教經驗來自森羅萬象的各各自己<sup>11</sup>與世界合而為一，這是一種一性的自覺經驗。<sup>12</sup>這是一種“作為實在的一心的自覺”。（Ibid., pp.177-178.）

在這裏，花岡把宗教哲學從一般的重概念思維、理論建構的哲學揀別開來。後者通常指形而上學、知識論、實在論、邏輯之屬；宗教哲學則是把實踐特別是宗教實踐放在首位，這宗教實踐主要是對終極原理、真理透過個人的存在的、主體性的體驗把它體證出來，這不是以概念、理論來認識世界，而是以冥思、睿智的直覺來包容世界，與世界合而為一，也與世界的本質、根源合而為一。所謂“非思量的思量”或“非思量底”正是指這種與世界及其根源相契合的活動。“非思量”中的“思量”是指那種在二元性（Dualität, duality）的關係下所表現出來的認識活動，“非思量”便是否定、超越（以超越來說較為恰當）這樣的活動，此後的“思量”則指在非思量中所表現的與終極原理、真理的契

元著《懺悔道としての哲學》，東京：岩波書店，1993。

<sup>10</sup> 花岡自註：“這是以絕對無的典範為骨幹的思索，而絕對無是居於一切的一切的中心，同時也在四周、周邊而現成的。”

<sup>11</sup> 這是指各種事物，但應是以人為主。

<sup>12</sup> 這一性是同一性，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或“天人合一”。



會，由此而獲致絕對的、自由自在的心靈境界。京都學派的人特別是西谷啓治、阿部正雄便常運用“非思量的思量”或“非思量底”的語詞，花岡是接著他們說的。

## 七、靈性問題

花岡在她的書中，花了好些篇幅說明和論析“靈性”一觀念。這對於理解西田哲學與京都哲學有正面的意義，故我們在這裏作些探討。花岡指出，靈性是由鈴木大拙提出，是在佛教與基督教相遇中所表現的靈性交流的活動背景下說及的，他們有所謂“日本的靈性”的語詞。<sup>13</sup>在今日看來，這靈性可以說是貫串到宗教的底層所積澱下來的精神活動，救贖活動的主體要素，它讓“自然”、“人間”、“超越”這三個次元（dimension）在一種統一、綜合中變得清澈晶瑩而被證成，三者也在相互獨立的關係中存在。花岡認為，這是靈性所表現出來的靈明的動感的活動所致。（Ibid., p.108）在西田幾多郎和田邊元來說，這活動是在絕對無的場所完全敞開的狀態中進行的。（Ibid., p.109）但對於這場所，西田與田邊各以不同的語詞、背景來說。西田的說法是純粹經驗、神、形而上的綜合的精神力，田邊則說他力大能、絕對媒介。

倘若就東西方的宗教而說其靈性，則我們大體上可以說西方希臘精神的靈性是美的主體，基督教的靈性是救贖主體，印度教的靈性是冥契主體（冥契大梵 Brahman），儒家的靈性是道德理

<sup>13</sup> 鈴木大拙著《鈴木大拙全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81。按“靈”按這個字眼是精神主體、救贖主體的意味，莊子提出“靈台明覺”，“靈台心”，唐君毅也提過“花果漂零與靈根再植”的問題。

性，道家的靈性是靈台明覺。至於日本思想的靈性是甚麼呢？這頗為難說。日本民族一直以神道教作為其精神的表徵，但神道教的大和魂是蒼白的，沒有積極的內涵。在這點上，筆者感到有些困惑，希望高明能有以教我。

倘若就京都哲學的旨趣來說靈性，則花岡有如下的理解。所謂靈性，在絕對無的自覺中證成的場合來說，即是自由。至於在絕對無的自覺中的靈性是怎樣的東西一問題，花岡表示，自覺是指在主客未分化、未分離的基礎上，停息主體對一切事物予以對象化的活動；這是主客未分離，知情意未有分開的次元中那種“自己在自己中見到自己”、“世界在世界中見到世界”的主體狀態。<sup>14</sup>這兩個側面（自己與世界的兩側）相即地融合在一起，自己也顯得清澈透明起來。花岡並謂，這種融合在西田哲學中的典型事例是，自己的自覺與世界的自覺合而為一。她又表示，自己的自覺與世界的自覺合而為一，正是西田哲學所強調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Ibid., 178-179）這最後一點，本來對理解西田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是有幫助的，可惜花岡未有發揮下去。

關於在絕對無的自覺中所表現的靈性問題，花岡指出，在絕對無的背景下的典範，是以理性作為基礎的哲學，此中含有一死而復甦的宗教哲學的性格。<sup>15</sup>在這裏，花岡區分學術研究與宗教

<sup>14</sup> 按這主要落在自己見到自己一點中來說，世界見到世界是無所謂的，它只是陪襯的角色。

<sup>15</sup> 這種說法，大抵是參照禪理、禪實踐而來。禪有“大死一番，絕後復甦”的說法。大死是把一切概念、理論上的關連、葛藤斬斷，讓執著的我被克服、被超越，突破一切背反，便能“復甦”，證成覺悟。在這裏，花岡除了受禪的影響外，也可能吸收了田邊元的“死的辯證法”的義理。



哲學。就前者來說，作為典範的相對有與絕對有，需要設定一有的實體。另外，相對無與虛無作為思考的典範，<sup>16</sup>仍未能由存在的絕對性切割開來，仍只能是一種哲學。<sup>17</sup>花岡舉例說，相對於黑格爾的系統性、體系性的思辯哲學，齊克果（S. Kierkegaard）以斷片零碎的非學術、非學問的實存哲學的路數來展示自己的哲學。而海德格要衝破形而上學的煙幕，以引退到古代原始狀態作為自己的哲學課題。但這仍未到田邊元要由“生命的存有論”

（生の存在學）轉到“死的辯證法”（死の弁證法）的死而復甦的程度。（Ibid., pp.176-177）

依花岡，絕對無的典範自身不能被絕對化，它在對於其他四種存有論的典範：相對有、相對無、絕對有、虛無，可施以絕對化、周邊化，而融通無礙、臨機應變地決定哪一種典範是通於哪種事故，或對哪種事故具有適切性，而予以敞開、包容。絕對無作為在這樣的實在的邏輯中的典範而在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層面中的表現，便是所謂靈性。在靈性內裏，自然、自己、絕對無合而為一，展現充量的動感。（Ibid., p.112）另外，靈性可促進我們人間、動植物和無機物在心靈方面的痊癒、強化，能夠在自然、人間與絕對的統一中自由自在地運作、生長。（Idem.）按花岡這樣由生長、靈性來說絕對無，表示絕對無不是死板的原理，空寂而無作用的物理的空間，而是能培育萬物生機的場域，是具有價值論上的正面意義的意識空間。

## 八、靈性與典範

<sup>16</sup> 這存在的絕對性仍是在依附實體的思維方式的情況下說。

<sup>17</sup> 哲學與學術研究是同一層次、次元的東西，都未涉及存在性的救贖實踐。

以下我們要有系統性地探討靈性分別與五種存有的典範之間的連繫，點出其中相關的自然，自己與超越這三個次元的界限，和這些界限和典範的關聯。這典範自然是相對有、相對無、虛無、絕對有與絕對無。

一、首先看相對有。花岡認為，在這個場合，我們要審視現象界的森羅萬象終極地由物質構成的層次中，物質是被作為絕對性格來看的。在相對有被視為絕對性格的場合，自然由物質的觀點被視為絕對時，自己在自然的階段中是自我，並未被覺察為真正的自己。又，超越的次元在這個階段中仍未開啓。在相對有被視為絕對的這個典範中，自然、自己都被關連於物質的層次，而超越的次元與自然、自己的透明的關係亦未開啓。因此，在相對有的典範的範圍內，不可能有靈性的作動、作用。這仍不能免於陷入虛無的深淵中。

二、以下看相對無。花岡指出，相對無與相對有是一體的，它展示實存哲學所說及的不安、絕望與罪意識。花岡認為，在這個典範中，自己仍未能真正地覺悟到自己，這是一種不安的無的狀態。在這相對無中有不安、絕望、罪意識。在其中的自我，是與自然隔離開來的。花岡引齊克果的說法，在自然中，並不存在罪的意識。<sup>18</sup>不過，在相對無這一典範作為思考的基礎的情況中，超越的次元作為相對無的理想的對象會被追尋、被求得。<sup>19</sup>這樣理解超越的次元，超越的次元與其作為靈性而出現，不如作為人格的，例如作為看的神而出現，來得適切。

<sup>18</sup> 不存在罪意識並不表示其中無罪的行爲。

<sup>19</sup> 超越的次元在實踐性格的救贖活動來說，應具有理想的、現象學的意義，是自我、自然的提升的目標。

三、跟著是虛無。花岡表示，虛無作為一典範，像尼采所說那樣，作為絕對有的神死了，神的座位空置，便成虛無。在虛無以外，我們找不到可以看守貞定自我的東西。在這個典範中，自然、自我、超越的次元都一歸於虛無，不能生起任何靈性。這是由於自然、自我與超越這三個次元不能達致透明的統一性，因而一切遇合與對話都無從說起。沒有這透明性與充溢性，靈性便不能生起。<sup>20</sup>

四、現在看絕對有。花岡表示，我們視那永恆的、普遍的、不變的實體為絕對有。在絕對有中，自然、自我都由絕對有生起、創造出來。<sup>21</sup>在這個典範中，超越者作為自然與人的創造者，它的次元，便被視為對於其他典範的次元斷離的、高一截的。在這種情況，與其說超越的次元作為靈性而展現動感，不若說它是我

<sup>20</sup> 這裏含有這樣的意思：靈性不是完全空靈的精神狀態，卻是有內容的。它不能由虛無生起，它的生起的背景，必須要是具有透明的、充滿實質(substance)的。

<sup>21</sup> 此中提及實體創生萬物的問題，但如何創造，花岡沒有交代。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對於實體、本體與現象是處於哪一種關係問題，至為關鍵。像母雞生下小雞，這亦可以說創造。但母雞生小雞後，仍是原來的母雞，牠與小雞是分開的。這種創造或生起，讓作為實體的母雞與作為現象的小雞成一分離關係；像基督教的神那樣，祂生起宇宙萬物，便和後者分開，實體的神和現象的萬物處於分離的關係。另一方面，佛教唯識學說識變現相分、見分，自身便貫串到相分、見分中去，與相分、見分或種種現象仍有一體的關係，這不是分離關係。儒家說天命之謂性，表示作為實體的天道、天命流行到哪裏的事物，便貫串到那些事物中去，並不是離開事物而存在於事物之外的境域，卻是存在於事物中，與事物不分離。這即是實體與現象不分離的關係。便是由於這點，儒家可說“實理實事”，事物中有實理貫串著，故可說實的性格。

們祈求的對象，是自然與自我消逝所向的、歸根的處所。

五、最後看絕對無。花岡表示，萬物呈現為森羅萬象，各自是一絕對的中心，同時也充塞於各個周邊之中。在敞開的場所中，沒有任何事物可被視為具有絕對性格而有其獨一無二的立場。<sup>22</sup>在其中，自然、自我與超越這三個次元可各各獨立地自己存在；同時，這三者又各自自我否定而退居於周邊或邊緣位置，從中心點移向外面。<sup>23</sup>這三個次元可合而為一，同時也在獨立自存的關係中。花岡指出，必須在這種情狀下，超越這一次元才能作為靈性而表現動感，產生動作、作用。即是，在自然、自我與超越的次元的統一性、透明性與獨立自存性都能成立的情狀下，超越這一次元才能作為靈性而呈顯出來。(Ibid., pp. 166-169)

在這裏，花岡所謂的典範，其實是存有論義的範疇。她依序提出相對有、相對無、虛無、絕對有與絕對無。這樣地排列存有論的範疇，並不是任意的做法，而是依相對進於絕對、經驗進於

<sup>22</sup> 花岡的這種說法，與華嚴宗的事事無礙的說法相近，也受到她的老師西谷啓治說萬物在絕對無或場所中展現為迴互相入的關係的影響。在華嚴宗，事事無礙指在這種法界之中的萬事萬象都是各各獨立，各各有其自己的中心點，另一方面又各各互不相礙，但又能互相包攝，以至於其周邊之處。在敞開的場所中，沒有任何事物可被視為絕對性格而有其獨一無二的立場。不過，在事事無礙法界中的事物都是以物自身(Dinge an sich)的姿態存在，都具有絕對的性格，不能為他者所取代。這便與花岡的說法不同。關於西谷的事物迴互相入說，參考拙著《京都學派哲學七講》，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pp.140-143。關於華嚴宗的事事無礙的圓融觀點，參看拙著《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pp.123-125。

<sup>23</sup> 這即是，作為中心的三者或在中心地帶的三者各自否定自己而移離，讓自己成為邊緣性格。

超驗或超越、束縛進於自由、有執進於無執這些導向(orientation)來排列的。一言以蔽之，這是現象到實在的系列階次。對於這樣的存有論的範疇的層層升進，我們應如何做呢？如何從較低的存有論的範疇進升到較高的存有論的範疇呢？如何可能如上面所提的讓真理層面由概念、思維、辯解以進於終極意義的宗教救贖層面，一如禪經驗或修行的“大死一番，絕後復甦”呢？花岡在這方面著墨不多，在這一點上留有廣遠的探討空間。

至於靈性是甚麼和如何表現的問題，花岡以“自由”來說，這自由不是一般意思的自由，而是要在絕對無的自覺中證成的自由。這自然是一個由認識到實踐的問題，而以實踐方面尤為重要。如何實踐呢？花岡提出要我們的意識回返到主客未分、前對象化、前知情意的狀態。這很明顯地是繼承西田幾多郎的“純粹經驗”這一觀念而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靈性有沒有普遍性(universality, Universalität)呢？是不是一切眾生都具有靈性呢？花岡似未有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靈性是一種潛能，一如佛性那樣。佛性可以展現般若智慧，靈性也相應地可以展現明覺。靈性與佛性應該是同體的，或者可以說，靈性是佛性的一個面相；能證成佛性，自然也能證成靈性。證成靈性的實踐應該是在證成佛性的脈絡中說的。

## Absolute Nothingness and the Paradigms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s

Ng yu-kwan

### Abstract

This i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ideas of absolute nothingness put forward by Hanaoka Eko generally regarded to belong to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 Kyoto School. The study also deals with Hanaoka's conceptions of th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This concept embraces the meaning of ultimate truth and thereby i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an overall philosophical system. She proposed five paradigms as follows: relative being, relative nothingness, absolute being, mere emptiness and absolute nothingness. Her understanding was, relative being concerns merely the finite and unreal world, like the shadow of a real entity. Relative nothingness is the other side of relative being, and stays on the same level. Both relative being and relative nothingnes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bsolute and ultimate truth. Absolute being is an eternal substance, such as Plato's Idea, Hegel's Spirit and the personal God of Christianity. Mere emptiness is exclusively negative in nature, which destroys all attachments and false views, without carrying any positive elements that can build up a wondrous world.

of entities. With regard to absolute nothingness , Hanaoka maintained that it is the world of truth attained by overcoming and transcending doctrinal limitations such as duality , relativism and differentiation and, by doing so, one can uplift himself from self establishment onto world establishment. In response to Hanaoka's concep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paradigm, the author raised three critical points. First , Hanaoka took the human life to be the manifestation of absolute being , this is attained by means of the absolute self-negation and the great death , as held in Zen Buddhism. However , this presupposes the existence of a dynamic and transparent subjectivity. In view of that Zen pertains to the way of thinking of non-substantialism , it can establish a dynamic and transparent subjectivity, but is not on a par with the standpoint of non-substantialism. Second , mere emptiness , as an ultimate paradigm , can destroy all kinds of delusion and false views , and yet has the ability to initiate the wondrous world of entities. Consequently , it is not entirely negative in nature. Hanaoka has not paid full attention to this understanding. Third , absolute nothingness is able to breakthrough all kinds of duality , relativism and differentiation , but unable to realiz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orld from the teleology of the self. This is because absolute nothingness , with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non-substantial emptiness as its basis , does not possess sufficient dynamic or power to achieve this difficult goal , which is , in short , the universal salvation of all sentient beings.

Keywords : Hanaoka Eko , Nishitani Keiji , relative being , relative nothingness, absolute being , mere emptiness , absolute nothingness , Paradigm , teleological establishment of the self , realiz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ld.

# 章嘉宗義書〈中觀派章〉漢譯(五)\*

輔仁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 許明銀

## 第十三節 瑜伽行中觀自續派的主張解說

<sup>368</sup>·6 第二，就瑜伽行中觀自續派，有主張一般解釋和各別解釋二者。首先〔在一般解釋〕，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根據唯心應知外界無實，依此〔中觀〕理應知此〔心〕確實無我」。<sup>1</sup>該註說：「根據唯心的理趣，從帶有相應的心主張外界，〔諸如〕我・我的・所取（客觀）・能取（主觀）等，不困難地只領悟無自性。」<sup>2</sup>起初，抉擇（決定）人無我，然後抉擇二空真實性（*de kho na nyid*，*Skt. tathatā*，suchness）的安立，二者。該註又說：「這理趣〔如前述的段落〕依自己不生起，故雖然已經領悟此心無自性，但是若在斷除一切邊的中觀道上領悟的話，則沒有一・多的自性，故確實理解無自性。」<sup>3</sup>在前二次第〔抉擇人無我與主・客二元性的空〕之後，理解力和精進尤其大者對該心以一・多的自性考察時，覺知連勝義有（*don dam par grub pa*，*Skt. paramārthasiddhi*，ultimate establishment）連微塵許都不存在，因此，理解斷除一切邊的中觀道<sup>368</sup>，即解釋了真實性（空性）抉擇的三道的。

證明那個就是經的密意

經〔〈世間品〉，'*Jig rten las 'das pa'i le'u*。Skt.

*Lokottaraparivarta*〕說：「喂！佛子（＝菩薩）們。復次，了解三

界唯心，即了解三時〔過去、現在和未來〕亦與心相同。理解該心也無邊與中。」<sup>4</sup>《法集經》（*chos yang dag par sdud pa*。Skt. *Dharmasaṃgīti-sūtra*）說：「薄伽梵。諸法是遍計所執藏，即只是唯心，沒有實質，如幻，無根。」<sup>5</sup>

《入楞伽經》（*Lang kar gsheg pa'i mdo*，Skt.

*Laṅkāvatārasūtra*）說：「因依靠唯心，無分別外境；住真實所緣，甚超越唯心。已超越唯心，甚超越無相；生無相瑜伽師，他看見大乘。」<sup>6</sup>〔瑜伽行中觀自續派〕這些所說在前面正如解釋的次第般，宣說抉擇真實性（空性）理趣的安立。

其次，他們主張從二門徑證得大乘，即：在名言（概念）上，外境是空的唯識理趣；以及在勝義上，一切法無自性的理趣。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解釋說：「騎上二理趣馬車，抓住理路的轡

<sup>4</sup> 引自 P.5285, vol. 101, 13. 2. 6-8, 見 SS, p.472.

<sup>5</sup> 引自 P.5285, vol. 101, 13. 2. 8-13. 3. 1, 見 SS, p.472.

<sup>6</sup> 引自 P.5285, vol. 101, 13. 3. 1-3, 見 SS, p.472. Lopez 氏指出這裡寂護與章嘉所引用的藏文段落，在北京版（P. 775, vol. 29, 75. 5. 3-4）的經文有所不同。北京版寫成：

sems tsam la ni gnas ni / phyi rol don la mi brtag go / yang dag dmigs la gnas ni /  
sems tsam las ni 'da' bar bya // sems tsam las ni 'das nas ni / snang ba med  
las 'da' bar bya / rnal 'byor snang pa med gnas na / theg pa chen po mi mthong  
ngo //

「住唯心、無分別外境，住真如所緣、超越唯心。瑜伽師住無相時，不見大乘〔故〕，超越無心、超越無相。」（以上漢譯據安井廣濟譯《梵文和譯入楞伽經》，P.266 譯出，法藏館，1976（昭和51）年。由此得知，北京版原文與梵文較吻合。）

\* 2010/1/15 收稿；2010/7/7 通過審查

<sup>1</sup> P.5284, vol. 101, 2. 3. 4, 引自 SS, p.472.

<sup>2</sup> P.5285, vol. 101, 13. 2. 4-5, 引自 SS, p.472.

<sup>3</sup> P.5285, vol. 101, 13. 2. 5-6, 引自 SS, p.472.

索；他們因此依照義，證得大乘人本身。」<sup>7</sup>如此的二理趣證得大乘也是佛的密意，蓋寂護的《中觀莊嚴註》說：「《入楞伽經》說：以二理趣總括的大乘略說為這些，即五法<sup>8</sup>與自性，只此八識<sup>369</sup>，與二無我的法，乃變成一切大乘。」<sup>9</sup>

如是則瑜伽行中觀自續派亦未在名言上允許如唯識宗（*sems tsam pa, Cittamātrin*）主張的識諦實有（實有），與二空（主觀・客觀）的真實性諦實有。瑜伽行中觀自續派也未承認來自六轉識<sup>10</sup>各別自性的阿賴耶識（*kun gzhi rnam par shes pa, Skt. ālayavijñāna, mind-basis-of-all*），而且以此也能了解他們不承認染污意（*nyon yid, Skt. kliṣṭamanas, afflicted mind*）<sup>11</sup>。

問：那麼，在名言上這無外境的唯心理趣是不是怙主龍樹的主張呢？如果按照後者〔不是〕的話，則不可；蓋寂護父子是追隨怙主龍樹行跡的繼承者之故。如果是如同起初者〔是〕的話，你理應說怙主龍樹的哪一部典籍說該〔唯心〕理趣！

答《六十頌如理論》<sup>12</sup>說：「解釋大種等，如實匯於識；知彼

<sup>7</sup> P.5284, vol. 101, 2. 3. 5, 引自 SS, p.473.

<sup>8</sup> *chos lnga*. 五法：名（*ming, names*）相、（*mtshan ma, signs*）、分別（*conceptions*）、真如（*de bzhin nyid, suchness*）和無分別慧（*mi rtog ye shes, yang dag pa'i ye shes*. 清淨智，*perfect exalted wisdom*）（BGC, p.834b）、又見 P. 775, vol. 29, 66. 2.6 ff, 引自 SS, p.473.

<sup>9</sup> P.5285, vol. 101, 13. 4. 2-3. 經的來源在 P.775, vol. 29, 66. 3. 5-6, 引自 SS, p.473.

<sup>10</sup> 轉識。'jug shes. 直接向外照了各自對境而不反身向內之識，如眼識等（BGC, p. 905b）。譯者按：指六識。

<sup>11</sup> 染污意。八識身之一。乃至未證聖道之前，常緣第八阿賴耶識執以為我，是意地所攝煩惱有覆無記之心王；又稱之為第七識、末那識（BGC, p.973a）。

<sup>12</sup> P.5225, vol. 95 ; D.3825 ; T.1575.

若無有〔諦實有〕，非邪分別耶？」以此妙演說表示。蓋起初的那二語句表示大種和諸大種所生，除了識之外，外境不例外〔即：離開識，外境不存在〕，而且正是識是建立在彼等〔外境〕的顯現，故匯合於識的。

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騎上二理趣馬車」等等之後，注釋說：「依事物的力量在納入相應的諸比量（推論），以二理趣總括。諸如來來且去的大乘了解一切事物無自性，即猶如坐上大車者善抓住封口的轡索，能夠正確地獲得所謂有意義的大乘。」

<sup>13</sup>  
<sup>370</sup>

因此，他說諸菩薩坐在名言上唯心的理趣與在勝義上無自性的中觀理趣之二車子，抓住無垢理路的轡索，證得真實性（空性）的有意義之大乘人。

這自續派的宗見，雖然有許多內部主張不同的瑣碎類別，但是在抉擇真實性（空性）的本身安立（論述）上，正如之前解釋地，在主張上全部相似的。

在聖解脫軍（'Phags pa rnam par grol ba'i sde, Skt.

Āryavimuktisena）的《二萬五千頌註》（*Nya khri snang ba*, Skt.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lokā*）<sup>14</sup>，獅子賢的《現觀莊嚴明》（*rGyan*

*Rigs pa drug cu pa'i tshig le'ur byas pa.*

*Yuktiśaṣṭikākārikā.*

Traslation by Christian Lindtner in *Master of Wisdom Writing of the Buddhist Master Nāgārjuna* (Oakland, CA. : Dharma Press, 1986) .

<sup>13</sup> P.5285, vol. 101, 引自 SS, p.473.

<sup>14</sup> P.5185, vol. 88; D.3787.

*Sh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 stong phrag nyi shu lnga pa'i man ngag gi bstan*

snang. Skt. *Abhisamayālaṃkāṛālokā*)<sup>15</sup>，《八品》（*Le'u brgyad ma*）<sup>16</sup>，《集頌難語釋》（*sDud 'grel rtogs sla*, Skt.

*Sañca-yagāthāpañjika-subodhinī*)<sup>17</sup>，佛智足（Sangs rgyas ye shes zhabs, Skt. Buddha-jñānapāda）的般若諸本文，無畏生密

（Abhayākara Gupta）的《正處月光》（*gNad kyi zla zer*, Skt.

*Marmakaumudī*)<sup>18</sup>，與《牟尼意趣莊嚴》（*Thub pa dgongs rgyan*, Skt. *Munimatālaṃkāra*）<sup>19</sup>等抉擇見解的理趣，也僅此表現的。尊者一

*bcos mngon par rtogs pa'i rgyan gyi 'grel pa.*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opadeśaśāstrābhisamayālaṃkāravṛtti.*

聖般若波羅蜜多二萬五千頌優波提舍論現觀莊嚴註。

<sup>15</sup> P.5189, vol. 90; D.3791.

*'Phags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brgyad stong pa'i bshad pa mngon par rtogs pa'i rgyan gyi snang ba zhes bya ba.*

*Ārya-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vyākhyā abhisamayālaṃkāṛāloka-nāma.*

聖般若波羅蜜多八千頌解說，現觀莊嚴明。

<sup>16</sup> 據 Obermiller: “*The Doctrine of Prajñā-pāramitā as Exposed in the Abhisamayālaṃkāra of Maitreya*,” *Acta Orientalia*, Vol. 11, (1932), p.9. 指出《八品》是二萬五千頌般若經的摘要。引自 SS, p.473.

<sup>17</sup> P.5196, vol. 91; D.3798.

*sDud pa tshigs su bcad pa'i dka' 'grel.*

*Sam / Sañcayagāthā-pañjika.*

<sup>18</sup> P.5202, vol. 92; D.3805.

*'Phags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brgyad stong pa'i 'grel pa gnad kyi zla ba'i 'od ces bya ba.*

*Ārya-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vṛtti-marmakaumadī-nāma.*

聖般若波羅蜜多八千頌註正處月光。

<sup>19</sup> P.5299, vol. 101; D.3903.

切智宗喀巴主張，聖解脫軍等人在寂護父子〔蓮華戒〕之前，雖是一些持自續派宗見的主張者，但是無外境理趣的中觀宗義之開宗祖師是阿闍梨寂護<sup>371·13</sup>。

## 第十四節 實有的意義

<sup>371·13</sup> 第二，各別解釋有四部分：辨認因的所破，解釋破斥它的理路，解釋已抉擇的二諦安立，稍微解釋道與果的安立。首先，勝義的三個安置理趣，與針對它們〔三個理趣〕成立，在勝義上成立安不安置的區別，仔細地分辯等很重要，這在以前〔343·12-344·4〕已經解釋了，因此，這裡我應該稍微解說因的所破之真實標準・辯認的理趣。

其次，蓮華戒的《中觀明》說：「實有法<sup>20</sup>如實，且無自性，但是與此相違的<sup>371</sup>增益（捏造）錯亂之該所有理解是所謂的世俗（kun rdzob, Skt. *saṃvṛti*）；蓋這或以此能障真實性（空性），能遮蔽真實性之故。如是云云。」《入楞伽經》也說：「生諸事物乃世俗，在勝義上無自性；對無自性其錯亂，主張彼是正世俗<sup>21</sup>。」由彼〔實有概念〕所生故，彼見親示的一切假事物，被命名為只是世俗分（與空性對立的現分〈可見部分〉一切事物）。其次，

*Thub pa'i dgongs pa'i rgyan.*

*Munimatālaṃkāra.*

牟尼意趣莊嚴。

<sup>20</sup> 實有法，事，性。dngos po. 具有功用，能生起各自取識和各自後續自果之一切色法、心法及不相應行法（BGC, p.677b）。

<sup>21</sup> 正世俗。yang dag kun rdzob. 對一切內外緣起道理，進行正確思維，從十善等而生起的一切因果（BGC, p.2547b）。



由於無始時錯亂的習氣完全成熟造成，因此，對於一切眾生猶如真實事物本性看見親示般。因此，由於彼等的意樂（思惟）造成假事物的一切自性，被命名為只有在世俗存在（假有）。宣說世俗存在理趣的相反方面的存在是因之所破的實有之量。

此處名為「實有法如實」，到稱為「該所有理解」之間，乃是對在勝義上無自性表示勝義有地增益之錯亂宗見。所謂世俗等的意義，是從世俗的對字（相對的梵文）上解釋它能遮蔽，而且仍然遮蔽看見如實的本性。所謂由彼〔實有概念〕所生故等的意義，是生於彼執實（實執）之故，依該執實猶如真實存在，見親示的一切假事物，表示為只有世俗存在。這時的看見是分別，不是根識；蓋這宗見主張所破一真實存在未顯現〔在根識〕，這是尊者一切智宗喀巴所宣說，而且那也是自續<sup>372</sup>派兩者相似，已在前面〔360・12－363・7〕清楚地解釋了。

其次，由於無始時等乃表示如此的執實從無始時起，是相應的執實俱生（*lhan skyes*, *Skt. sahaja*, *innate*）的。所謂由於彼等的意樂（思惟）造成的意樂，是說明為有分別和無分別的識二者，故有些人主張只有無分別識，不合理；蓋未顯現在凡夫無分別識的法（現象），透過唯獨分別必須有很多分別安立，而且這裡主張此（法）亦依自相（*rang mtshan*, *Skt. svalakṣaṇa*, *own character*）成立之故。因此，宗喀巴的《密意明解》說：「不是只有分別，不過也提及無分別識。」這所說的「只有」（*kho na*）和「也」（*yang*）語音，明顯地表示分別和無分別二者存在，而勿執持說這經文表示分別理解（*rtog blo*, *conceptual awareness*）不存在〔於蓮華戒敘述的「分別」之指涉者〕！

又有些人認為，此時的意樂，以〔宗喀巴〕所說的這語句有

無分別識，也是解釋所破真實、顯示根識的；這也是不合理；蓋這語詞是要表示依有分別和無分別識的勢力，對存在事物<sup>22</sup>安置理趣；而且它也表示由於該二識顯現的勢力，以僅只安置的自相存在〔這些現象〕，且間接地中止勝義存在之故；以及由於在該二識顯現的勢力只安置的自相是世俗諦，而不是因的所破之故。復次，宗喀巴的《密意明解》說：「由於該二〔識〕的勢力安置存在的非勝義有之諸假事物，只有世俗（俗有），該意思〔出自《入楞伽經》<sup>23</sup>〕乃“生出萬物是世俗”；這也不是執實的世俗有之意思」<sup>373</sup>，已很清楚地說明了，所以用名言（概念）表示安置理趣的語詞，要表示說明因的所破真實標準，不是善能說明的。

問：那麼，這宗見在名言上承認對萬物（諸法）以理解勢力安置的自相，而且主張以理解勢力不依賴安置的境自相<sup>24</sup>的本性成立，是因的所破真實標準時，以理解勢力安置或不安置的境，你認為怎樣呢？

答：我將會解釋。當魔術師變化小石・小棍等成為馬・象時，魔術師只有把小石、小棍等呈現為馬・象，而無耽著馬・象。對於被咒語・藥物沾染眼睛的觀眾來說，那變化根本〔小石・小棍，對觀眾來說〕有呈現出馬・象和耽著它們二者。眼睛未被沾染，以後來到該處的補特伽羅（＝人），沒有那變化根本呈現出馬・象

<sup>22</sup> 存在事物。有性。*dnogs po yod pa*。在此 *dnogs po* 等於梵文的 *bhāva*，可理解為 thing。

<sup>23</sup> 安井廣濟譯《梵文和譯入楞伽經》，法藏館，昭和 51（1976）年，p.284. 429 偈作：「諸存在，以世俗（*samvṛti*）存在，作為勝義（*paramārtha*）是無自性。」

<sup>24</sup> 境自相。*don rang mtshan*。遮遣自境所應遮遣之異類以後所得部分，亦即境之自相。如反轉非瓶以後所得之瓶（BGC, p.1308b）。

和耽著二者。其次，像魔術師般幻術的該變化根本，由於被咒語・藥物沾染的理解勢力造成只有安置馬・象；從不依賴那樣的理解的小石・小棍本身本性方面，是不出現馬・象的。可是，由於被咒語・藥物沾染的理解勢力，從安置的小石・小棍本身方面必須有呈現成馬・象的本性。若說非如此，只由於錯覺（'khrul shes, Skt. bhrānti-jñāna, mistaken consciousness）面貌，只是呈現出馬・象，不過一般而言，變化根本未現出馬・象，則在顯現上錯亂的理解不可能產生，蓋一般說來小石・小棍即使只顯現成馬・象也不可能之故。因此，變化根本雖能安置為顯現出馬・象，但是由於顯現成理解錯亂的勢力是如此安置的，而不是由於變化根本本身的本性勢力安置的。

如同該例子<sup>374</sup>，這樣的中觀派諸法（萬物）以量依不損害的理解勢力安置，與依該勢力安置的事物本身之本性，亦存在不相違；蓋由於被咒語・藥物所沾染的理解勢力，變化根本能夠安置呈現出馬・象；而且由於該理解勢力，從安置的變化根本方面也同樣地有呈現出馬・象的本性的。因此，芽兒從種子出生，依理解的勢力安置時，來自芽兒本身的方面〔來說〕，從種子出生不相違。應知此依此宗見一切安置為名言（概念）存在。

對被咒語・藥物沾染眼睛的觀眾，那〔小石・小棍〕顯現成馬・象由於內心的理解勢力未察覺到安置的本性，不過，任何人對呈現馬・象的根本，從一開始合乎標準的馬・象是認定為佔滿對象的位置的。如此地，諸平凡眾生執持諸法（萬物）由於內心的理解的勢力，決不依賴安置，而是認定從對象本身的本性方面成立而存在的。那是俱生實執的執持理趣。以該執持理趣，如〔自續派〕認定般成立，故依缺少一・多等的理由而破滅了；不過，

由於理解勢力單獨安置的本性，〔自續派〕主張依那些理路不被否定的。

因此，依此理趣這宗見的一切，〔我們〕也能夠理解〔識是〕考察真性（空性）的地界。以一般芽兒是從種子出生的名義與只有名言，認為不滿意，而只來自芽兒本身的方面是否從種子出生來考察，這不是考察真實性（空性）的，而是芽兒的該出生由於理解的勢力，不依賴對象本身<sup>375</sup>，從本性方面來考察是否出生，此乃是建立考察（分析）真實性的。

在應成派的宗見，雖然像前面的考察理趣〔分析芽兒是否從種子出生〕合乎分析真實性，而且以理解不依賴安置的本性認定存在，不是細微的俱生實執。實事師（dngos por / po smra ba, Proponent of True Existence）雖以二量（現量和比量）的勢力安置所量（gzhal bya, Skt. prameya, object of comprehension）的二相：自相（rang mtshan, Skt. svalakṣaṇa, specifically characterized phenomenon）和共相（spyi mtshan, Skt. sāmānya-lakṣaṇa,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phenomenon），但是他們主張量了解以外境本性存在的法（chos, Skt. dharma, phenomenon）；不過，依呈現在量的勢力不用說，亦不主張那個外境的本性。因此，與依此理解勢力安立的〔自續派〕宗見，意義決不相同的。

宗喀巴的《密意明解》說：「幻術的顯現〔由魔術家創造〕，按照瑜伽行中觀派是〔以〕自證分現識（rang rig mngon sum, Skt. svasaṃvedana-pratyakṣa, self knowing direct perceiver）〔成立〕，以及按照承認外境（phyi rol / phyi rol gyi don, Skt. bāhya-artha, external object）的自續派，正如地域或空間的依執持根本的根現識（dbang po'i mngon sum, Skt. indriyapratyakṣa, sense direct

perceiver) 成立。」<sup>25</sup>根據瑜伽行中觀派，該幻術的馬・象只是心的顯現部分，故該心以自證理解間接地了解；與按照經部行中觀派，該幻術的馬・象是外境和遍計所執色處 (kun brtags pa'i gzugs kyi skye mched, Skt. parikalpitarūpa-āyatana, imaginary form-source)，故或地域或空間，依其所宜，依直接認定的勢力成立。這是大賢哲妙音笑金剛 (mKhas grub chen po 'Jam dbyangs bzhad pa'i rdo rje, 俗稱嘉木樣一世，1648-1722) 所說的意趣。對於未被眼睛沾染的觀眾，小石・小棍呈現為馬・象時無耽著它的雙方和相應（一致），此乃如理以思惟理路妙觀察 (legs par dpyad pa, Skt. sampradhārya) 和修習，若一旦產生無分別智 (nam par mi rtogs pa'i ye shes, Skt. nirvikalpa-jñāna, non-conceptual wisdom) 在其當面一切二現<sup>26</sup>寂靜，故呈現真實和無耽著雙方。

總而言之，自續<sup>376</sup>派承認萬物（諸法）依理解的勢力安置，而且以分別 (rtog pa, Skt. kalpanā, thought) 亦允許假有，但是不允許對以理解安置都只是用分別安置；蓋他們也主張對於以理解安置用無分別識 (rtog med kyi shes pa, Skt. nirvikalpa-vijñāna, non-conceptual consciousness)<sup>27</sup>之故。雖然如此，他們不主張一

<sup>25</sup>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卷四言：「成立如是幻相者，若順瑜伽行之中觀師，謂由自證現量成立。若許有外境之自續師，則謂由緣地方及虛空等之根識現量成立。」十三頁上，錄之，以資參考。台北，佛教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五月。

<sup>26</sup> 二現。gnyis snang, dualistic appearances. 承認內心和外境分別存在的感覺 (BGC, p. 981b)。

<sup>27</sup> 無分別識。rtog med kyi shes pa. 遠離覺知名言對境合一執著心識。如諸現識 (mngon sum gyi shes pa, 現前智) 及似現識 (mngon sum ltar snang gi shes pa,

切安置依所有理解在名言上（概念上）存在，故量依不損害的理解勢力必須安置。這麼一來，色等的諸法（現象）從見分（可見部分），不用說只依顯現為無害理解的勢力成立本性；以及從空分（空性部分），不依賴以理解安置的外境，從自己的本性方面成立，故是空，這裡需要二集合〔現分和空分〕。

以理解勢力僅安置所說的“僅”字音，乃要除去依特殊的本性成立；不過，未除去不是僅以名稱・術語的本性的。這些若很理會的話，如實地能夠了然自續派的二諦安置理趣比實事師以下〔者〕細微，和比中觀應成派粗糙之諸不同處。其次，對宗喀巴三師徒的諸經典仔細考察後，法的前鏃（箭頭）是會轉向內心的

377・15。

## 第十五節 離一多性

<sup>377・15</sup> 第二，解釋破斥它〔實有、諦實有〕的理路：阿闍梨寂護在《中觀莊嚴頌・註》只著重考察自性後，解釋離一・多的理路。而且他也從經典解釋說：「覺慧觀察時，自性無所取；是故彼等無話說，說明也沒有自性。」等等。以及《聖父子相見大乘經》<sup>28</sup>說：「於極清淨鏡子，猶<sup>377</sup>如無自性的，影子如此顯現，應知這法如樹，我說自性是空，應觀凡所說空」。等等。《入楞伽經》說：「依斷滅一與異性，色猶如在鏡子中，該顯現亦不存在，如

似現量。無分別錯亂識) (BGC, p.1078ab)。

<sup>28</sup> P.760 (16), vol. 24; D. 60; T.310 (16), 320.

Yab dang sras mjal ba'i mdo.

Pitāputrasamāgamasūtra.

聖父子相會大乘經〔菩薩見實會第十六等〕。

此是諸法自性。」說明以上等等的意趣。

在大阿闍梨蓮華戒的《中觀明》宣說唯識宗反對中觀派的許多理趣，而且在回復那些〔問難〕時，他做了很多經典原文和講述道理。有關道理（理路）的場合，他廣泛地宣說金剛屑、有無生滅、破四句生因<sup>29</sup>、離一多、緣起因<sup>30</sup>等。

這裏我將會稍微談及離一多因。即，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說自他這些事物，在畢竟上離同一，與離許多自性故，無自性它似影子。」<sup>31</sup>他提出了因，和成立該相（tshul, Skt. rūpa, mode）有宗法<sup>32</sup>（phyogs chos, Skt. pakṣadharmā, property of the subject / the position）成立與周遍（khyab pa, Skt. vyāpti, pervasion）成立，二者。那首先有二部分：證成真正的離一與證成離多。在那首先，反駁內・外部假立的常法和無常事物之一真實，與反駁犢子部（gnas ma bu pa'i sde, Skt. Vātsīputriya.）施設的補特伽羅之一真實二者，乃駁斥周遍的一真實；以及反駁以無方分微塵構成的外境，與反駁說實事二宗〔有部 Sārvāstivādin, Vaibhāṣika 毘婆沙和

<sup>29</sup> 破四句生因。mu gzhi skye 'gog gi gtan tshigs. 五大因之一。能觀察因果、破四句生之親果不可得因。如云：實有事，諦實無有，以於勝義中，一因不生一果、多果，多因亦不生一果、多果故（BGC, p.2103ab）。

<sup>30</sup> 緣起因。rten 'brel gyi gtan tshigs. 五大因之一。證成諸法無實之正理王，大緣起因，即對立相違中之相違可得因。如云：諸實有法，諦實不成，以是緣起故（BGC, p.1075a）。

<sup>31</sup> P.5284, vol. 101, l. 1. 8, 引自 SS, p.473.

<sup>32</sup> 宗法。Phyogs chos. 因法立量中之第一支。於宗所有無過欲解前陳之上，依理立量，確立有此因者，名為宗法。如雖未能現見火、水，但由見有煙及水鷗，故知其地有火有水。比量中有，或於所諍前陳有法之上，定有此因能以成立（BGC, p.1763b）。

經量部 Sautrāntika〕、外道和唯識宗施設的識一真實等，乃駁斥未周遍的一真實。爲了證成真實的離多，真實的不存在一本身安立爲因（rtags, Skt. liṅga, sign）；而在證成周遍上，以只證成根據一多互絕相違<sup>33</sup>的直接相違<sup>34</sup>來完成的。

其次，若與典籍結合詳細解釋的話很好，不過會太多，所以我只說明意義的精髓。這裡執爲主詞（chos can, Skt. dharmin, subject），諸如勝性（gtso bo, Skt. pradhāna, principal）與自主的補特伽羅等由自他部施設的事物本身，該執持是可以的；蓋在只是斷除因法<sup>35</sup>時，也可以執持不存在爲主詞，這在經量部品（未譯出）<sup>36</sup>已解釋了之故。以及從觀待（依賴）事境（don, Skt. artha, fact）、心境（blo, Skt. buddhi, awareness）和論者（rgol pa, Skt. pakṣa, party）三種不成立因<sup>37</sup>當中，針對首先〔諸有關事境〕，諸如主詞的無自性而不成立等，解釋了五個不成立因，亦涉及到因法成立的具有形相；不過，在因法爲無遮（med dgag, Skt.

<sup>33</sup> 互絕相違。phan tshun spang (s) 'gal. 相違之一種。彼此互相排除，不能同一者。如柱與瓶，常與無常（BGC, p.1705a）。

<sup>34</sup> 直接相違。dngos 'gal. 事物之彼此直接互相違反者，如常與無常，光明與黑暗等（BGC, p.675b）。

<sup>35</sup> 因法。rtags chos. 因明論式中所舉之因（rtags, Skt. liṅga, sign）及所立之法（chos, Skt. dharma, predicate、述詞）。如云：聲是無常，所作性故。此中所作性是因，無常是法（BGC, p.1067ab）。

<sup>36</sup> 該品譯、註於 Anne Klen, “Mind and Liberation: The Sautrāntika Tenent System in Tibet,” pp.433-569.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81. 引自 SS, p.430, p.474.

<sup>37</sup> 三種不成立因。ma grub pa'i gtan tshigs gsum. Skt. tri-asiddhahetu. 似因中之不成因。分爲事境不成、心境不成和觀待論者不成等三種（BGC, p.2039b）。

prasajya-pratiṣedha, non-affirming negative, 沒有)時,乃不定〔因未成立〕之故。

針對此,尤其是阿闍梨蓮華戒的《中觀明》說:「對任何人不想證明實有法<sup>38</sup>有自性,但是想表達僅只要證明斷除增益的法,在這裡說明不成立等的過失,即使是在名言上(概念上),成為事物(dngos po, Skt. bhāva, thing)的主詞不需要,蓋它〔理由〕不是它〔主詞〕的法(性質)之故。雖依賴它〔主詞〕,但是該主詞本身不合理之故。即使它不成立,若無〔述詞的〕所立法(bsgrub par bya ba, Skt. sādhyadharma, probandum)<sup>39</sup>則理由不發生,對成立希求的意義乃無障礙之故。」這清楚地說明在只斷除因法上,主詞真實不需要。但是,在產生比量(推論)時,僅僅主詞的聲義(sgra don, śabda-artha, meaning of the term)作為敵者心中成立周遍的基礎(rten, Skt. āśraya, basis)需不<sup>379</sup>需要,在前面〔經量部品〕已經考察過了。

反對:如果這離一多的正確論式,因與所立法(bsgrub bya'i chos, Skt. sādhyadharma, predicate of the probandum)只是無遮,則證成所立(法)不合理;蓋因法的自性不存在,而且若它們不

<sup>38</sup> 實有法。dngos po'i chos.具有功用,能生起各自取識和各自後續自果之一切色法、心法及不相應行法(BGC, p.677b)。

<sup>39</sup> 所立法。bsgrub par bya ba / bsgrub bya'i chos, Skt. sādhyadharma, predicate of the probandum.因法義三者合成論式時所立之義或事物屬性。如以所作性為因證成聲是無常,此時所有無常,為所立法,亦即宗之賓詞(BGC, p.636b)。因法事(義)。rtags chos don gsum.因是能立,法是所立後陳即能別,事(義)是所立前陳即所證事(BGC, p.1067b)。

存在,則同一自性不合理,而且如此時沒有同體相屬<sup>40</sup>,故作為所知(所了解)和能知道乃不合宜之故。如果你說因法是非遮(ma yin dgag, affirming negative, 不是)亦不合理;蓋如此時就會有離一多自性的實有法(dngos po, Skt. bhāva, actuality)之故;它是中觀派未允許之故。

答:若謂〔如此〕,無過失;蓋同體相屬不是只針對無常法(impermanent things),故對於無實體(dngos po med pa / dngos med, Skt. abhāva, non-thing, 無物)亦存在之故〔以此推理,因法是無遮、常法〕。蓮華戒的《中觀明》說:「這同體性是無不同自性的類別,而且即使這〔兩個,指因法〕無自性,亦等於無我本身之故。」「他的觀念是說〕若反駁不同自性為有(yod pa, Skt. sat, existent),則它們成為性質相同(體同),而且一般地也被反駁它們〔因一無實有的一多一法(述詞)一非勝義存在〕是一,故它們有體同(性質相同)之各別同體相屬;以及因〔無實有的一多〕法〔非勝義存〕二者等同無我的自性,故我設想雖是無遮,但是在〔法是〕所知和〔因是〕能知不相違。

如此,蓮華戒的《中觀明》亦云:「那非理;蓋那體性(自性)是無不相同的類別之故,而且它們即使是無自性,但是等同無我本身,故真的不相違。」又,說:「如此,由於諸法如實,像影子等與一多的自性相反〔亦即:因〕,故也必然與勝義的自性相反〔述詞·所立法〕。因此,〔因法〕有以觀待相反的分別而

<sup>40</sup> 同體相屬。bdag gcig 'brel / bdag gcig pa'i 'brel. 相屬之一種。體性同一和關係。如實有法與瓶和瓶與瓶之反體,皆體性同一而反體各異。若無實有法則無瓶,無瓶則無瓶之反體(BGC, p.1356a)。

作的各別之故，〔於是因法〕變成所<sup>380</sup>知和能知道的事物（法）。」

此處，昔日藏區諸賢者曾說過，以離一多的顯現（snang ba, Skt. pratibhāsa, appearance）證成非諦（不真實存在）的顯現，非遮（ma yin dgag, Skt. paryudāsa-pratiṣedha, affirming negative, 不是）被證成；以及離一多依勝義法能作的言說證成空，則無遮（med dgag, Skt. prasajya-pratiṣedha, non-affirming negative, 沒有）被證成等等。如此論述不了解這些的要點，以及起因於未考慮龍樹父子宗義的根基，乃認定證成非諦（不真實存在）的所立法是只有斷除的。

蓮華戒的《中觀明》說明，以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說自他這些事物。（378・12）等所說的這理路，可以作為破斥的語言—應成（thal 'gyur, Skt. prasaṅga, consequence），也可以作為證成（證明）的語言—自續的論式（sbyor ba, Skt. prayoga, syllogism）。

反對：這裡有此疑慮；倘若它作為應成，「在畢竟上離同一，與離許多自性故」這說成是離任何真實的一多之理由，不合宜；蓋若謂在應成對方已允許安立因，然後需要他人〔對方〕不想要的責難（引出過失）〔不過，此時因不被對方提出〕。

答：無過失；蓋因離真實的一多，對方雖未明確地承認，但是間接地已允許之故；與該理由是對方明確地已承認該理由的所遍（khyab bya, Skt. vyāpa, object of pervasion）<sup>41</sup>之故；以及若明確地已承認所遍，亦會間接地承認能遍（khyab byed, Skt. vyāpaka,

pervader）<sup>42</sup>之故。

如是，蓮華戒的《中觀明》說：「此處，若此〔理由〕證成過失，理由不成立亦不是；蓋如此即使對方仍未承認諸法（諸事物）離一多<sup>381</sup>，但是以此已承認周遍的法（現象）之故，間接地也只有承認它。」〔此為〕所說之故。

反對：倘若所遍明確地被承認，所以能遍間接地被承認，亦不合理；蓋如若不然，順世派（rgyang phan / 'phen / pheng pa, Skt. Lokāyata, Laukāyatika, Cārvāka; Nihilist）也要承認前生後世與一切智者（thams cad mkhyen pa, Skt. sarvākārajñāna, omniscience）之故。也有其理由，蓋順世派承認這一世的識〔存在〕，且這裡前世的識前導，故遍滿之故；於是他們承認四大（元素）存在，且對於該存在一切智者看見，故遍滿之故。倘若你不言承認那些辯難〔即：承認四大〕；不過，如云間接地承認了，此亦不合理；蓋如此時，當表達一法（現象）時，這裡在能遍的一切法以該語詞間接地表達，而且隨著語詞之後的該理解（覺慧）間接地確認它們（現象）之故。

答：我將會說明。這裡，所遍明確地已承認，故能遍間接地被承認，這理趣一般只是說在所遍已承認時，能遍必須間接地承認，則導致那些過失是事實；但是〔蓮華戒〕本文的意思，乃真實的非一間接地被承認的特別所遍，在考慮到對方明確地承認之後，如此宣說的，故無過失。

這是說明對方承認的似常自在天（dbang phyug, Skt.

<sup>41</sup> 所遍。khyab bya. 內涵。意指差別，即總體中之部分。如金瓶，是瓶的所遍，所作性是無常之所遍，非所作性是常之所遍（BGC, p.254a）。

<sup>42</sup> khyab byed. 能遍，外延。概括眾多部分概念的總體。如瓶，是概括金瓶，陶瓶等一切瓶類的能遍，亦即金瓶、陶瓶的總概念。又如常，是非所作性之能遍，無常是所作性之能遍（BGC, p.254ab）。

Īśvara)，因此，那（他們）主張（自在天是）常的理趣，主張在早晨時所有的自在天一切，也在晚上存在；因此，他們不是主張早晨時存在的自在天之一些部分，在晚上時存在<sup>382</sup>，但是別的有些部分在晚上時沒有。可是他們主張往昔有的整個部分在後來存在，而且在後來的部分，在往昔不存在時也不存在。職是之故，不主張是自在天的部分自性互異，是主張自在天乃常一之主張。因此，那理由是說他們未明確地承認自在天離一的自性的。

又，他們承認如此的那自在天早晨產生安樂，與晚上能生苦等的形成果的許多步驟。如此，由於該承認果適合於次第，故間接地允許〔自在天〕不是真實的一；蓋產生苦樂的許多不同時間之諸自在天需要依次地存在，故自在天必須有很多步驟，而且那些自在天也是無方分的一之故。依此理趣（情況），應知在〔數論派，Sāṃkhya 的〕勝性（gtso bo, Skt. pradhāna, principal）和〔勝論派，Vaiśeṣika 的〕時間（dus, Skt. kāla, time）等的其它根基上也承認不是真實的一之所遍（內涵）的。

這些〔論點〕雖然安置在自宗一瓶的事相<sup>43</sup>，與主張在早晨和晚上兩個時段存在，但是不主張早晨時的該瓶子和晚上時的瓶子同一，而且該二者也被安置為許多的事相。又，蔚藍色被承許為一，如是識別蔚藍色始終依次地產生許多識（能取）。有必要知道那些過失（上述對對方舉出者）不採用（於我們的立場）的理由。

那些〔論點〕是蓮華戒的《中觀明》的意思，有言：「首先，那些遍計執自在天等為常和唯一的自性，在那些果逐次發生時承

<sup>43</sup> 事相。mtshan gzhi. 性相所表名相事例。如云金瓶，即是瓶之事相（BGC, p.2309 b）。又，譯作所相，瓶之所相，如金瓶，銀瓶（Ch. Dic., p.709 a）。

認只此相合的法之<sup>383</sup>故，他們間接地也只承許〔自在天〕離一的自性；蓋在〔自在天若是〕一性（ngo bo gcig, one entity）上，由於不作生期間和無差別性，如同先前般他日〔自在天〕也能生本身，乃不合宜之故。但是，若是能生本身，是過去的期間和性相不一致的自性之故，一性是要衰敗的。」

而且在該典籍〔《中觀明》〕廣泛地說明，他宗諸常論所假立的常和唯一等，諸如神我（skyes bu, Skt. puruṣa, person）、勝性（gtso bo, Skt. pradhāna, principal）、時間（dus, Skt. kāla, time）與梵天（tshangs pa, Skt. Brahṃā）等；以及自宗毗婆沙（有部）論述三種無為（'dus ma byas, Skt. asaṃskṛta, unconditioned phenomena）<sup>44</sup>是常法（rtag pa'i dngos po, Skt. nityabhāva, permanent thing）本身；與犢子部（gnas ma bu pa'i sde, Skt. Vātsīputriya）主張補特伽羅（gang zag, Skt. pudgala, person）不可說（brjod du med pa, Skt. anabhilāpya, inexpressible）；以及唯識宗（rnam rig pa = sems tsam pa, Skt. Cittamātrin）以虛構識（shes pa, Skt. vijñāna, consciousness）為真實的自性，但是就離真實一的理由之所遍（內涵），宣說各別承許非一的理趣。

在他宗和自宗間接承許離真實一，有許多不同的細微理路的結合。而且關於自宗，對於說實事二宗（有部和經部）和唯識宗的諸理趣，在對方表明有損理路的理趣上該作法有許多細微不同

<sup>44</sup> 三種無為。'dus ma byas gsum (po). 不從因緣生起的種種事物，即非實事（有）法。《俱舍論》所說三無為法：擇滅（so sor brtags 'gog, Skt. pratisaṃkhyānirodha, analytical cessation）、非擇滅（so sor min pa'i brtags 'gog / brtags min 'gog, Skt. apratisaṃkhyānirodha, non-analytical cessation）和虛空（nam mkha', Skt. ākāśa, space）（BGC, p.1409ab）。



的差別。這些必須詳細知道。

自己的智力實無像吉祥草（ku sha, 孤沙草）的尖端，乃至詳細考察大乘師的典籍而不饜足時，若如理依止高明的善知識等，努力追尋許多的蒐集品則將獲得諸大乘師的細微理路的關鍵。雖然我們經年累月的學習，直到在些許安排下皮肉<sup>384</sup>被徹底清洗，但是對自己不徹底的說法，僅有熟習的解說<sup>45</sup>；不過，顯然是很難以了解〔要點〕的。

我將稍微解釋這理路作為自續因證成理趣的方法，與證成意義和名言（概念）所有的理趣。證成理趣有二，證成宗法（phyogs chos, Skt. pakṣadharmā, property of the subject）和證成周遍（khyab pa, Skt. vyāpti, pervasion）。首先〔證成宗法〕，有二：證成離真實的一與證成離真實多。

#### 離真實的一

第一，勝性（gtso bo, Skt. pradhāna, principal）等那些主詞（chos can, Skt. dharmin, subject），不成立真實的一；蓋對許多前後逐次的果施與許多前後逐次的效力之故。如果認為有許多不同能力產生不同前後的果之故，乃無過，則該主詞〔勝性等〕變成不是常與真實一；蓋由於有次第的果，前後的自性會破滅和生起之故。為了說明此，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後果依次所引故，常等非唯一自性；若每個後果不同，那些常將會衰敗。」<sup>46</sup>

<sup>45</sup> 「但是對自己不徹底的說法，僅有熟習的解說」，藏文為 brjod pa kha byang tsam las la gtol med pa'i zer sgros. SS, p.363 則譯成「對自己本身未透露什麼，只好訓練嘴巴說話。」

<sup>46</sup> P. 5284, vol. 101, 1. 1. 8-1. 2. 1, 引自 SS, p. 474.

別人反駁〔我們佛教的〕自宗主張修所生慧<sup>47</sup>，依聖的定慧<sup>48</sup>所知的三種無為唯一真實，不是三種無為、主詞、唯一真實；蓋前後依次許多的修所成智<sup>49</sup>與能知、所知（主客觀）連結之故。為了解釋此，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以修所成智，說所知無為宗見；那些不是一，與逐次智連結故。」<sup>50</sup>

如果說即使與逐次的識連結，但是外境以真實的一存在不相違的話，則變成前識的外境之<sup>385</sup>所知（shes bya, Skt. jñeya, object of knowledge）在後識時存在，前識必須也在那時（後來）存在；蓋境識（主客觀）同時之故。你同意的話，修所成的前後識變成錯亂的。

如果你說前識的外境在後識時不存在，則那無為（法）、主詞成為剎那；蓋以前的自性在後來的階段不出現，以及是後來的自性在以前的階段不出現之事物之故。正如修所成的識般。

再者，諸後無為、主詞不是無為；蓋無為依賴前前的力量生起之故。比如像修所成的心（sems, Skt. citta, mind）、心所（sems byung, Skt. caitta, mental factor）般。如果〔你說那理由〕不成立的話，則該主詞獨立出現；蓋不依賴其他原因出現之故。若同意的話，〔這些無為〕變成經常存在或根本不存在；蓋是不隨原因

<sup>47</sup> bsgoms byung / bsgoms byung gi shes rab. 修所生慧。對經過思維得有定解之事物，反復進行串習，成就殊勝輕安之有分別慧及無分別慧（BGC, p.633ab）。

<sup>48</sup> mnyam bzag ye shes. 定慧，等引智，根本智。一心專注真實性上的無分別慧（BGC, p.990a）。

<sup>49</sup> 修所成智。bsgoms byung ye shes / bsgoms byung gi shes pa. 反復串習所聞義理，從此所得上智或道，名為修所成智（BGC, p.633b）。

<sup>50</sup> P. 5284, vol. 101, 1. 2. 1-1. 2. 2, 引自 SS, p. 474.

的事物之故。爲了解釋此，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若所知本性，依前識隨行；前識成後者，後亦如實前。在前後期間，那自性不生；應知無爲法，似識剎那生。前前剎那的，依此力生起；故不成無爲，似心和心所。若許自力生，不待其他故，常存在或無。」<sup>51</sup>

如此的自宗與他宗兩者主張的駁斥常・一諦的這些理趣，但是立論者承許一的宗見要善加<sup>386</sup>了解，如此承擔過失的宗見必須知道，此乃關鍵處。非如此時，若以僅僅一和只有常的那些理路駁斥，則對別人建立的一切過失也將無可避免地同樣地用到自己，故將很難無顛倒地解釋諸大乘師的典籍。

#### 駁斥犢子部主張的補特伽羅一諦

它主張補特伽羅、主詞離真實的一與多，蓋常・無常任何都不可說之故，正如虛空中的花兒（空中花）般。由此可見〔不可說成常・無常〕；蓋若成了剎那則變成許多的自性，而且如果不是剎那則以唯一的自性乃合理，不過，〔根據犢子部〕兩者（常・無常）都不可說的話，無困難地以一與多的自性成立空性之故。爲了解釋此，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指出人是剎那，非剎那不合理；明顯了知離一，與許多的自性。」<sup>52</sup>

#### 駁斥周遍的諦實之一

虛空（*nam mkha'*, Skt. *ākāśa*, space）時間（*dus*, Skt. *kāla*, time）等主詞不是一諦；蓋與東方等方向的部分和過去等時間的許多部分會合關連之故。爲了解釋此，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連

結不同方向故，周遍怎能成唯一。」<sup>53</sup>

#### 駁斥粗大〔外境〕諦實之一

瓶等的諸粗大主詞不是一諦，蓋障、無障等根據物質的矛盾；動、不動等根據行爲的矛盾；以顏色<sup>387</sup>換、不換等有依據功德（本領）的矛盾等之故。爲了解釋此，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障無障因法等故，諸粗大亦非唯一。」<sup>54</sup>

#### 駁斥微塵諦實之一

在十方塵中央的微塵主詞，東方塵和剩餘方向的九塵位置理應沒有不同；蓋面向你的東面和面向其他九個方向是一樣之故。如果你同意的話，地輪（大地）等的粗大不可能增長〔因爲它們沒有擴大〕。倘若你主張朝向十方的不同方向的話，那極微塵主詞不是無方分的一；蓋具有面向十方塵的許多方向之故。爲了解釋此，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微塵〕不是安住在粘合，就是環繞無間斷；中央微塵是什麼？朝向一塵的自性。朝其他微塵方向，倘若主張是其他；誠然微塵怎麼樣？變成唯一無方分。」<sup>55</sup>

如此無方分微塵不成立，故已派們提出的有色（*gzugs can*）的十界（*kham*s, Skt. *dhātu*, constituent），和他派假立的物質（*rdzas*, Skt. *dravya*, substance, 實體）、功德（*yon tan*, Skt. *guṇa*, quality）、業（*las*, Skt. *karma*, action）、一般（*spyi*, Skt. *sāmānya*, generality）、特殊（*bye brag*, Skt. *viśeṣa*, particularity）與會合（*'du ba*, Skt. *samavāya*, inherence）等，要知道都不真實成立（無實有）。尤其

<sup>51</sup> Ibid., 1. 2. 2.-1. 2. 4, 引自 SS, p. 474.

<sup>52</sup> Ibid., 1. 2. 5, 引自 SS, p. 474.

<sup>53</sup> Ibid., 1. 2. 5-6, 引自 SS, p. 474.

<sup>54</sup> Ibid., 1. 2. 6, 引自 SS, p. 474.

<sup>55</sup> Ibid., 1. 2. 6-8, 引自 SS, p. 474.

是若知道已派提出的有色的十界不真實存在的話，要知道五識界也不真實存在；蓋那些是依賴有色的界產生之故。

若五識界不真實存在的話<sup>388</sup>，依等無間緣（*de ma thag pa'i rkyen*, Skt. *samanantarapratyaya*, immediately preceding condition）<sup>56</sup>成就現前的第六意識（*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Skt. *manovijñāna*, mental consciousness）真實存在（實有、諦實有）亦不合理。若六識的聚集不真實存在的話，識即無間的意界（意根）真實亦不合理。如此心（*sems*, Skt. *citta*, mind）若不真實的話，和它〔心〕存在與靈巧不離的受（*tshor ba*, Skt. *vedana*, feeling）• 想（*'du shes*, Skt. *saṃjñā*, discrimination）• 思（*sems pa*, Skt. *cetanā*, intention）等心所（*sems las byung ba*, Skt. *caitta*, mental factor）是容易成立真實不存在的。

因此，不相應行（*ldan pa ma yin pa'i 'du byed*, Skt. *viprayukta-saṃskāra*, non-associated compositional factor）<sup>57</sup>與視大種（*'byung ba chen po*, Skt. *mahābhūta*, great element）為原因以說明成立的無表色（*rnam par rig byed ma yin pa'i gzugs*, Skt. *avijñāptirūpa*, non-revelatory form）<sup>58</sup>，也可以知道不成立為真實的一（諦一）。而且虛空等的無為（*'dus ma byas*, Skt. *asaṃskṛta*,

<sup>56</sup> 等無間緣。四緣之一。相應心心所法，次第無間，前一甫滅，後一即生。故稱前者為無間緣（BGC, p.1286a）。

<sup>57</sup> 不相應行。*ldan pa ma yin pa'i / ldan min 'du byed*。不與心法同時而起，如補特伽羅及時間等，不與心相應，但與各自時位現起造作（BGC, p.1451b）。

<sup>58</sup> 無表色。自己所起動機，唯有自己意識能予覺察，他人不能明見的一種假立之色。如八解脫律儀、靜慮律儀、無漏律儀、不律儀及中間善等身語戒律（BGC, p.1572a）。

*unconditioned phenomena*）在以前也已經駁斥了，所以《中觀莊嚴自注》宣說，很容易理解所有十八界不成立為真實的一。那是駁斥成立境（所知）真實的一（諦一）之理路，也應用到主詞（有境、能知）來駁斥之理趣的。

駁斥識一諦的理路差異者有：破斥毗婆沙（有部）主張識無行相（*rnam med*, Skt. *anākāra*, *nirākāra*, *aspectless*）的宗見；破斥經部的宗見無二種種（*sna tshogs gnyis med pa*, *non-pluralists*）、半塊蛋者與識數目相同的宗見；以及在破斥外道（異教徒）的宗見上有：勝論派（*bye brag pa*, Skt. *vaiśeṣika*）、足目師（*rig pa can*, Skt. *naiyāyika*）的宗見、淨除派（*zad byed pa*, Skt. *kṣayaṃkara*, 屬於耆那教）的宗見、順世派（*rgyang 'phen pa*, Skt. *cārvāka*）的宗見、數論派（*grangs can pa*, Skt. *sāṃkhya*）的宗見、秘密吠檀多（*rig byed gsang ba'i mthar smra ba*, Skt. *guhyavedānta*）的宗見等。在破斥唯識宗的宗見上，破斥實相派（*rnam bden pa*, Skt. *satyākāravādin*, True Aspectarian）與假相派（*rnam rdzun pa*, Skt. *alīkākāravādin*, False Aspectarian）<sup>59</sup>二者，以及針對前者〔實相派〕

<sup>59</sup> 實相派。唯識實相師。唯識師兩派之一。此派雖不承認所取境實有，但承認如根識所現為實識有。

假相派。唯識假相師。唯識師兩派之一。此派非但不承認所取境具實有，並如根識所現也無實有，為識亦是假（BGC, p. 1567a. 1574b）。

來自無著・世親的（宣說境識俱空的）真實唯識說，被稱做無相唯識派（*Nirākāravādi-Yogācāra*），由真諦三藏（*Paramārtha*, 499-569）傳入中國，發展成攝論宗。針對此，姑且承認識存在的立場（即境空心有的方便唯識說）為有相唯識派（*sākāravijñānavādin*）提倡者；始於陳那、經無性到護法而大成，由玄奘三藏傳入中國・日本成為法相宗（中村元著《印度思想史》，岩波

從主張行相（*rnam pa*, Skt. *ākāra*, aspect, 相貌）理趣的門徑；而且從三駁斥理趣等門徑評<sup>389</sup>細地證成離真實一的理路，這說明於《中觀莊嚴頌·註》的。

這裡一般地自續派東方三師（*rang rgyud shar gsum*）的那些典籍〔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註》，智藏的《二諦分別論》，蓮華戒的《中觀明》〕，在雪域藏區前弘期佛教時與後弘期俄大譯師徒（*rNgog / Ngog Legs pa'i shes rab*, 俄·善慧與 *rNgog bLo ldan shes rab*, 俄·羅丹喜饒兩位叔侄譯師的合稱）等時，教誨與聽聞（師徒授受）的慣例非常地盛行。因此，在宗喀巴三師徒時，〔這些典籍〕教誨與聽聞（師徒授受）的慣例也大為流行；因此，除了那些前述學者未處理的理路之一些關鍵外，他們〔宗喀巴三師徒〕沒有很詳細地解釋每個不同的理路與配合〔自續派〕典籍之理由乃如此的。這從尊者宗喀巴的著作部分和克主傑的《千劑大論》可以得知的。

現在從那些典籍上面從事教誨與聽聞的慣例好像衰落了，因此，以《注釋·明瞭義》（*Sphuṭārthā*）<sup>60</sup>在解釋《現觀莊嚴論》的書首禮讚時，出現所謂離一多自性故的語詞，於此從前的學者解釋些許離一多的安立而做了言詞說法；不過，首尾是否完整，〔人們〕依其所宜像熟悉的〔噯〕嘛呢〔叭咪吽〕引導般滔滔不絕，只隨聲附和念誦。人們熟知離一多的理由之增上慢<sup>61</sup>變得很堅

書店，1978年第12刷，pp. 206-207）。

<sup>60</sup> 這裡指獅子賢（*Haribhadra*）注釋《聖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釋現觀莊嚴明》，P.5189, vol. 90, D.3791.

<sup>61</sup> 增上慢。虛驕。mnong pa'i nga rgyal.無而為有虛張聲勢的傲慢自得之心。佛書說為七慢之一（BGC, p.689a）。

固，加之情況改變，斟酌正文擴大理路的作法和心向著追求理解的作法等顯然是少有的。

尊者聖人宗喀巴的《善說心髓》說：「不論自他宗承許什麼，但是時間的系列或外境的方分或識的外境形相（相貌）等，顯示無多方分的無方分為不可能。」<sup>62</sup>這所說的所謂時間的系列是表示勝性、補特伽羅、大自在天（*Maheśvara*）與常我等，以及勝論派假<sup>390</sup>立的三個無為、常實事法。所謂外境的方分，指瓶子等的粗大者與微塵無方分。所謂識的外境形相，表示諸識依照五個外道的體系、二說實事師（經部和有部）和唯識宗二宗見（實相派與假相派）。宗喀巴說必須知道成立作法的理路形態提供（這些現象）各自具有許多方分。

隨後，宗喀巴的《善說心髓》說：「若成立具有許多方分，一法（現象）有許多方分的自性（本質）在名言的意義上不相違；不過，在勝義成就上支分（部分）和整體（有分）二者不同自性、不相關，與若相同自性，諸支分要變成一〔因為整體是一〕，以及整體變成許多〔因為諸支分是許多〕之苦惱，顯示後……」<sup>63</sup>這所說的意義是要表示必須知道，自他諸部就已承許的那些法（現象），破斥真實的一多之理路形態用在各自的承認之作法，以及

<sup>62</sup> 原文見於 LNy, pp.337-526 (p.441).再者，法尊善論譯「謂隨自他部所許何事，先依時間，或依方分，或依心識緣境相等，顯示無有非多分集無分之法。」p.222，錄之，以資參考。

<sup>63</sup> 原文見於 LNy, pp.337-526 (p.441).再者，法尊善論譯「次即成立具足多分，於一法上具多分性，雖名言義容不相違。然勝義中分與有分二性異者，則無繫屬。若一性者，諸分應一，有分應多。由顯此過……」p.222，錄之，以資參考。

依此破斥真實（諦）的諸理趣。其次，在破斥時依賴對方的思惟必須結合真實（諦）的特點，而且一般地〔對方的立場〕需要破斥二諦（俗諦和真諦）部分，故有一些不需要運用真實（諦）的特點，但是大部分需要運用真實（諦）的特點。其次，他本人的〔對方的〕宗見承許常無方分，和即使無直接承認，他們以理路推入無方分而不得不承許無方分。後來安排一般不可能無方分和相違，乃必須顯示理路的傷害等，不過，倒是有許多不同的區別。

那些是自他部破斥假立的所破（*dgag bya*, Skt. *pratiṣedhya*, object of negation）理趣，但是也爲了要破斥俱生實執的外境，以實執<sup>391</sup>執持般成立（現象）的話，必須成立外境的本性，以及此又成立了不待覺慧（*blo*, Skt. *buddhi*）的本性，故也須仔細曉得落下這些理路傷害的情形。我能勝任詳細說明那些的傷害，可是很害怕文字的負擔，故暫且就那樣了。

#### 證明離真實多

第二，證明離真實多，乃自他所說的那些事物・主詞不成立真實多；蓋離真實一（諦一）之故。〔如果沒有真實一，真實多不能成立〕周遍，謂多有集一的性能之故。爲了解釋此，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任何事物分析時，於彼與彼無唯一；諸凡不是有唯一，此中亦無許多性。」<sup>64</sup>注隨後說：「如此，多有集一的性能。若無一，彼〔多〕亦無；正如無樹木等，沒有森林等。」

<sup>65</sup>

#### 證明周遍

第二，在證明周遍上，總之，確定該因（*rtags*, Skt. *liṅga*, sign）

<sup>64</sup> P.5284, vol. 101, 2. 1. 2-3, 引自 SS, p.474.

<sup>65</sup> Ibid., 7. 4. 7, 引自 SS, p.474.

在同品（*mtshun phyogs*, Skt. *sapakṣa*, similar class）<sup>66</sup>存在，與確定〔因〕在異品（*mi mtshun phyogs*, Skt. *vipakṣa*, dissimila class）<sup>67</sup>不存在需要三量（*tshad ma*, Skt. *pramāṇa*, valid cognizer）<sup>68</sup>。即：

1. 確定因的所相（*mtshan gzhi*, Skt. *lakṣya*, 事相）之量；
2. 破斥因與所破法（*dgag bya'i chos*, Skt. *pratiṣedhya*, object of negation）的同位（*gzhi mtshun*, common locus）<sup>69</sup>之量；
3. 確定所立法（*bsgrub bya'i chos*, Skt. *sādhya*, predicate of the probandum）與所破法爲直接相違<sup>70</sup>之量。

此中第一，在這裡即確定離真實一（諦一）與多的量，已經解釋了。

至於其他兩個，確定諦實有・無直接相違的量，乃二有無稍微斷除一，另一面就確定斷除一切的直接相違，故針對諦實有・無消除會有第三類的增益（虛構）後只稍心向〔它們〕，就能夠確定<sup>392</sup>直接相違的。

反對：心想有諦（真實），即離諦一多，故因不在異品發生

<sup>66</sup> 同品。*mtshun phyogs*. 所立宗中有所立法，即與所立法互相從同或互相均等者（BGC, p.1214a）。

<sup>67</sup> 異品。*mi mtshun phyogs*. 立量中之無所立法，與所立法互相違背或相反者（BGC, p.2070b）。

<sup>68</sup> 三量。*tshad ma gsum*. 指現量、比量、聖言量或正教量（*lung gi tshad ma*, 做爲衡量真理的標準的聖者的教言）（BGC, p.2259a）。

<sup>69</sup> 同位。同分。*gzhi mtshun*. 異體的兩種事物同時存在於一處。如說金瓶，此既是金，又是瓶，故說名同位。

<sup>70</sup> 直接相違。*dnegos 'gal*. 事物之彼此直接互相違反者，如常與無常，光明與黑暗等（BGC, p.675b）。

嗎？

答：只有它在異品不構成因發生，蓋爲了因在異品發生，必須所破法和因都要有同位，而且既是有諦也是離諦一多的同位不可能之故，無過失。

以量確定該二不可能同位，乃一多若斷除一，另一面以確定斷除一切的直接相違之量，針對僅只存在是一與多的二；以及只斷除非二的第三類增益（虛構），針對真實存在是諦一多的二；以及斷絕非二的會有第三類的增益後，僅心向它將能確定離諦一多與對諦有（真實存在）不可能同位。這是克主傑遍知所說的。

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除去一與多，有他相貌的，此二事不宜，相互捨離故。」<sup>71</sup>注釋後面接著說：「唯一自性和許多自性，是相互捨離而存在的特徵（mtshan nyid，性相），故要消除其他類。」<sup>72</sup>這是在證成此因的周遍時所說的。蓮華戒的《中觀明》說：「諸凡能遍一切相貌之彼等，是消除其他類者。例如：有情（有形體者）和無形質等的類別般。一與多雖和它相同，但是能<sub>393</sub>遍（外延，即一與多）滅除，確定所遍〔真實存在〕滅除，因此，因〔即離一多〕無猶豫的不同類滅除；蓋其他類不生之故。」

反對：此處，藉由離任一諦一與多的因，確定證成補特伽羅（人）無諦的周遍之該量，在離諦一多的明顯一切分別上，實有（諦實有）是否確定空的周遍呢？若確定〔它涉及事物〕的話，理解宗之所立的比量不重新消除增益（虛構）。若不定〔周遍涉及一切現象〕的話，不合理；蓋一般（spyi, Skt. sāmānya, generality,

普遍性）若確定爲空，則特殊（bye brag, Skt. viśeṣa, particularity，特殊性）確定爲空，故如云周遍之故。

答：對於這回答，克主·瑪威尼瑪（mkhas grub sMra ba'i nyi ma, 譯作賢哲·語太陽）說：「理解常是所作空的量，不確定不生的所作趣入常的明顯一切分別上，但是斷除趣入〔常〕而受持的增益〔爲已作之事〕，且後來稍微心向常的分別，則不待其他的量，即彼所作是引導空的真理的。」

反對：那麼，確定同品遍（rjes khyab, Skt. anvaya-vyāpti, forward pervasion）<sup>73</sup>的量，在所作的明顯一分別上能夠斷執持（認定）無常不周遍的增益，如是則確定同品遍的話，對所立（宗）要斷除增益，故如云周遍，不相應。

答：蓋雖以一般周遍，但是以它的特殊（性）不需要周遍，而且一般破滅時，它的特殊（性）也必須破滅之故。這主張在這裡也與它相同。

再者，賈曹仁波切說：「所作當然是無常，故確定周遍的該量在所作上，聲的常雖是空無疑，但是在認取聲的基礎上，常不確定是空，故無過失。而且在所<sub>394</sub>作的明顯一切分別上，雖是確定無常周遍的該量，但是對聲的所作性不確定無常周遍，即使心向聲的所作性在所作的明顯一切分別上，與無常會合變成量的外境時，必須成立所立。因此，理解宗理趣的量成立所立未造成過失的。」

前〔克主的〕後〔賈曹的〕二者的主張大部分都相同，而且

<sup>71</sup> P.5284, vol. 101, 2. 1. 3, 引自 SS, p.474.

<sup>72</sup> Ibid, 8. 2. 8, 引自 SS, p.474.

<sup>73</sup> 同品遍。rjes khyab.因法立量中之第二支。惟在立量之同品中確定爲有。如云：若是所作性，則遍是無常，以有煙故，知其有火。皆存在於同品之中，或所立者與因從同（BGC, pp.912b-913a）。

《大科判》(*Sa bcad chen mo, Great Table of Contents* [?]) 也出現與它一致的。當二師徒〔克主、賈曹〕的主張按照尊者〔宗喀巴〕的密意安排時，成立聲無常的確定三相 (*tshul gsum*, Skt. *trirūpa*, three modes) 之量，既不是間接理解聲無常也不是斷絕對聲執常的增益（虛構）。當確定三相的該量發生時，乃至不需要經由其他的量而依賴它的〔覺慧的〕力量，是可以如實地（明白地）產生抵觸執聲常的增益和認取方式的覺慧；因此，當確定周遍時成立所宗的過失亦不存在。介乎其間〔量確定三相和真比量了知所立宗〕，亦無需要安立能生比量的其他因。這出現為尊者一切智三師徒〔宗喀巴、克主傑和賈曹傑〕主要的密意；而且我想也與〔印度的〕典籍密意一致，該理趣〔離一多的理路〕此時也是相同的。因此，這裡後來的一些學者以明知和推知<sup>74</sup>都不是的推理力量來理解，出現這樣的言說（概念）是好的，不過所謂的理解，以該量〔確定三相〕對理解不合宜；蓋按照宗喀巴的《根本中觀八大難處備忘錄》<sup>75</sup>與克主傑的《千劑大論》的典籍時，

<sup>74</sup> 明知。dngos rtogs. 直接領悟和間接領悟二者中之前者。心中直接映現對境之自相或概念，從而領悟者。如見瓶之根現識感知有瓶，知聲無常之比量推知聲是無常，皆是使對境之自相或共相現於心中而後領悟了達者（BGC, p.676ab）。

推知，間接領悟。shugs rtogs. 感知自境之心中，雖未現起自境本相，但能由所現其他境相以對自境引生決定者。如以東方見瓶之眼識，比知南方之瓶；以通達聲是無常之比量，推知聲非有常等，從直接領悟此一事物之心，以間接推知其他事物者（BGC, p.2853b）。

<sup>75</sup> THU, No. 5402=5426.

*dKa'gnad brgyad kyi zin bris.* = *bBu ma'i rtsa ba'i dkar gnas chen po brgyad kyi brjed byang.*

他們似乎主張依賴該量的力量後，領悟聲無常的比量以其他覺慧是僅只能夠無中斷地產生之故<sup>395</sup>的。

現在我將分析離一多的因證成這意義 (*don*, Skt. *artha*, meaning) 和名言 (*tha snyad*, Skt. *vyavahāra*, 世間語言) 是怎樣的。此中，寂護的《中觀莊嚴頌》和蓮華戒的《中觀明》說這因是能遍不可得因 (*khyab byed ma dmigs pa'i rtags*, Skt. *vyāpaka-anupalabdhi-līṅga*, non-observation sign of a pervader)<sup>76</sup>，而且宗喀巴三師徒的一些典籍也解釋為自性不可得因 (*rang bzhin ma dmigs pa'i rtags*, Skt. *svabhāva-anupalabdhi-līṅga*, non-observation sign of a nature)<sup>77</sup>。克主傑的《千劑大論》也說：「是證成一些名言，因此，在證成一些名言上以自性不可得因是不周遍的。」

一些《釋量論》(*Tshad ma rnam 'grel*, Skt. *Pramāṇavarttika*, Dharmakīrti 法稱著) 書籍的作者〔指注此論的作者〕說：原因不可得因 (*rgyu ma dmigs pa'i rtags*, Skt. *kāraṇa-anupalabdhi-līṅga*, non-observation sign of a cause)<sup>78</sup>和能遍不可得因怎樣都行，則必

八大難處備忘錄＝根本中觀八大難處備忘錄。

<sup>76</sup> 能遍不可得因。khyab byed ma dmigs pa'i rtags. 可現不可得統一因之一。依於同性相屬關係，以能遍不可得之能破因，破除所遍之所破法者。如云：對面的石寨中，無沈香樹，以無樹故（BGC, p.256b）。

<sup>77</sup> 自性不可得因。rang bzhin ma dmigs pa'i rtags. 可現統一不可得因之一。以事物本性可現而非現量可得之能立因，破除彼處有彼事物。如云：正量未能得瓶之東方，無瓶，以正量未得有瓶故（BGC, p.2656b）。

<sup>78</sup> 原因不可得因。rgyu ma dmigs pa'i rtags. 可現統一不得因之一。依於從彼所生相屬關係，以無原因之能破因，破除有果之所破法者。如云：夜間大海中無



須是證成意義和名言二者的因；蓋班禪法上（Paṇ chen chos mchog, Paṇḍita Dharmottara）說：「至於果與所遍是不合理，原因和能遍不可得〔因〕能知道無性（dngos po med pa, actual non-existence）的火和無性的火之名言二者。」這麼說明之故。但是，該原文的意思在該處不確定。因此，雖然有許多的安立，諸如有多少證成果・自性・不可得的名言，以及像似證成單純的名言等，但是會遮蔽正題，所以在這裡我無興趣〔詳述〕了。

這裡切題的是一般證成意義和名言有二。首先，視為定義（mtshan nyid, Skt. lakṣaṇa, definition, 性相）乃意義；視為名相（mtshan bya, Skt. lakṣya, definiendum, 所表，所相。燃燒為火相〔性相〕，火即彼之所表）乃名言（概念）。以及第二，視所立法（bsgrub bya'i chos, Skt. sādhyadharma, predicate of the probandum, 亦即宗之賓詞）的性相（don ldog, Skt. arthavyatireka, meaning-reverse）<sup>79</sup>為意義，與視該三名言為名言的二安置方法，出現於諸學者的著作內。三名言<sup>80</sup>是聲音、心（覺慧）、身體的名稱。針對此，我們〔格魯派〕的一些學者雖有主張因（gtan tshigs, Skt. hetu, reason）是證成意義的標記（rtags, Skt. liṅga, sign），但是克主一切智者主張那是證成僅僅名言的標記，而且賈曹傑在他的《量的大備忘錄》<sup>81</sup>也<sup>396</sup>說它證成僅僅名言，故反映了宗喀巴

煙，以無火故（BGC, pp.568b-569a）。

<sup>79</sup> 性相，意義。don ldog. 事物各自具有的性相：具有功用者為事物之性相（BGC, p.1305a）。

<sup>80</sup> 三名言。tha snyad gsum：是人、能說、解義（Ch. Dic., p.363b）。

<sup>81</sup> THU, No. 5438.

*Tshad ma'i brjed byang chen mo.*

尊者的密意的。

針對此，嘉木樣・列巴曲交瓦（'Jam dbyangs legs pa chos 'byor ba）說：「〔任何人〕主張這是證成僅僅名言的標記之原因，若具備真實存在（實有）的意義時，則一與多無論如何都必須真實，故離真實的一・多，亦即證成芽兒無諦（真實）的證成僅僅名言之標記是正確的；蓋已經完成無諦的外境離真實的一・多後，設想證成僅只諦無的名言而已之故。這樣想，不合理；蓋若聲具備常的意義，則必須是不作性，由此已作變成證成無常的證成僅僅名言之故。另外，理解該標記的宗法（phyogs chos, Skt. pakṣadharma, property of the subject）之覺慧（心），也必須承認分析究竟的理智〔因為你說它是證成僅僅名言的標記〕，這也不合理；蓋人無論蘊（聚集）和實有的一・異都不成立，不是勝義諦之故。」這是引發懷疑的。

針對此，出現其他人作出許多回答〔他〕的安立（陳述），但是，他們似乎未清楚分辨嘉木樣・列巴曲交解釋克主仁波切的意趣有那麼多對方（立者）的主張。〔換言之，他們誤以為嘉木樣・列巴曲交正確地表達了克主的思想。〕這標記是證成僅僅名言不僅是尊者三師徒，也是阿闍梨寂護的密意；蓋他的《中觀莊嚴自注》說：「這因也沒有宗（dam bca', Skt. pratijñā, thesis, 所立）的一分意義，蓋證成成立境的主觀的識、詞語與諸名言之故。」

<sup>82</sup> 蓋他明顯地說明證成僅僅名言之故。

〔這因〕變成證成名言的理趣，是在離真實的一・多的主詞所依上<sup>397</sup>以量確定，而且就真實存在無論真實一・多，由具足決

量的大備忘錄。

<sup>82</sup> P.5284, vol. 101, 8. 3. 1-2, 引自 SS, p.474.

定的補特伽羅在主詞所依上，以心中所想增益的覺慧依理由證成真實存在的意義；與無生且勿忘記該理趣般，沒有產生第三類意義的增益之餘地。可是，在該主詞上感覺真實不存在（諦無）的心（覺慧），與親自使用所謂真實地不存在（諦無）的詞語術語，而在不是情緒自在之際，依靠憶念先前三相的作用後，這「真實不存在」成了決定作名言的外境。例如：一位無智力分辨的小孩看到一隻小黃牛，針對此，牠有駝峰和垂肉，於是使用黃牛的名稱，但是後來看到大的黃牛時，由於以前不熟悉的緣故，心想這是黃牛的心智與詞語術語無法使用。〔但是〕，這時這是黃牛，蓋匯集有垂肉等的本質之故。像這樣的憶念三相的作用而確定為黃牛，而且它必須安立為證成僅僅名言之故。

這也由班禪寂護清楚地說明了，即他的《中觀莊嚴自注》說：「例如：這是黃牛，蓋〔牠是〕匯集有垂肉等的本質之故。與這所說的相同，且以〔以前〕如其所說的諸理路，〔主詞〕已表示了離一多的自性；但是所有一切從無始的輪迴，顛倒（錯誤）從一世經由另一世；蓋完全增長十分耽戀事物〔的真實存在〕，如理思惟（作意）不作勤修之故，很難以捨離，故正確地確定遍一切事物的無自性而不<sup>398</sup>思不語，而且對其他也想要產生〔真實的〕確定，故不作世間有說（世說）。對那些〔不真實存在〕成立如此識、詞語和術語的外境（object），亦即猶如所謂相較於外境有的性相（特徵），不可得故不存在。」<sup>83</sup>證成僅僅名言的意義是如此，阿闍梨法上也清楚地說明了，所以在這裡我無興趣〔詳述〕了。

<sup>83</sup> Ibid., 8. 3. 2-5, 引自 SS, p.474.

因此，應知尊者宗喀巴三師徒說明大堪布寂護的主張本身與正文的密意一致，而且是具有大意義的。克主傑的《千劑大論》說：「對於任何法（現象），雖然任何的真實（諦）一多，實際不增益；真正的意義，乃增益不存在產生第三類意義的增益之餘地，故證成僅僅名言。」這所說明的意義，是該補特伽羅彼時既無補特伽羅蘊（積聚）與諦一，也無諦異；但是認為有與這補特伽羅實有理趣相同的無增益生處；而且找不到表現實有理趣的第三類。彼時，該補特伽羅依賴標記（因）的諸作法後，非諦的詞語、智力的言說在執持補特伽羅為事物本體上證成，即是該標記（因）是證成言說（名言）的作法。這是〔克主傑〕所說明的；不過，總之，他未宣說已經理解補特伽羅（人）非諦的意義，故該標記（因）是證成僅僅名言。而且也未主張理解該標記（因）的宗法（主詞）之覺慧，乃理解補特伽羅（人）非諦的覺慧。以及亦非主張只有補特伽羅蘊與諦一多無論如何都不成立就是勝義諦。

如果這樣解釋的話，嘉木<sup>399</sup>樣·列巴曲交所提出的諸疑慮也被消除了，而且正文的意義也善加引證了。可是，不成立補特伽羅蘊與諦一是補特伽羅的本性，蓋不成立一諦是一的本性之故。諸如此類的說法，不僅無助於消除那學者王的疑慮，而且只是無關係的答覆。

在聖定的所見之前，不成立補特伽羅諦一多等是補特伽羅的本性；但是，一般地補特伽羅諦一多無論如何都不成立，是不需要補特伽羅的本性；蓋在聖定的所見之前，蘊等不存在是蘊等的本性；但是，一般地正如蘊等不存在是不需要蘊等的本性。從那些〔觀點〕著手還有〔話題〕，亦即要說的特別多，不過暫且就

這樣了。

宗喀巴的《善說心髓》說：「這些雖是怙主龍樹追隨者的大理路，在理路上想擴大心智者必須學習的。」<sup>84</sup>因此，懂得這些理路的要點非常重要，而且善能理解的話，即使修習只離一的因，也沒有缺少修習因（所依），所以自詡要看己心法身（chos sku, Skt. dharmakāya, Truth Body）法性者只要學習這理路，而矯正身中穴道，那明顯是好的<sup>400·18</sup>。

## 第十六節 二諦

<sup>400·18</sup> 第三，抉擇二諦的安立：二諦的被區分事物（總體）、類別（部分）、正・倒世俗的差別與二諦一異的安立等，和在以前經部行中觀自續<sup>400</sup>派的章節解釋者相同。在善行二諦的量上，從承許行相（rnam pa, Skt. ākāra, aspect）理趣的門徑有二〔瑜伽行自續派的類型〕。亦即，聖解脫軍（'Phags pa grol sde, Skt. Āryavimuktisena）、阿闍梨寂護（slob dpon Zhi ba 'tsho, Skt. Śāntarakṣita）、與學者之王蓮華戒（mkhas pa'i dbang po Kamalaśīla, Skt. Kamalaśīla）等是承認如名言實相派（rnam bden pa, Skt. satyākāravādin, True Aspectarian，唯識實相師）的中觀師。

宗喀巴的《善說心髓》說：「這宗見承認青黃等的行相為事物，法稱的主張也如此注釋，故在名言上，是承認如實相派之中觀師。」<sup>85</sup>其次，他們主張與各種無二實相派等同之理趣。賢哲

<sup>84</sup> 原文見於 LNy, pp.337-526 (p.442) .再者，法尊善論譯「此等皆是隨行龍猛廣大理路，樂於正理求廣慧者，應當修學。」p.223，錄之，以資參考。

<sup>85</sup> 原文見於 LNy, pp.337-526 (p.431) .再者，法尊善論譯「此宗許青黃等相是有事攝，法稱所許亦如是釋，故於名言，是如實相派之中觀師。」p.216，錄

丹巴塔杰（bsTan pa dar rgyas）與妙音笑金剛（'Jam dbyangs bzhad pa'i rdo rje, 1648-1722）等說道，大阿闍梨獅子賢（slob dpon chen po Seng ge bzang po, Skt. Mahā-ācārya Haribhadra）是寂護的追隨者，但是他是與假相派等同的理趣；蓋《注釋・明瞭義》

（*Sphuṭārtha*）說：「審思惟認為若所取境不存在，則能取不存在，故也排除能取行相的特徵只是識，即確信認為這僅僅無二智是真實存在的自性。」在這些段落，很明顯地注釋為假相派之故。

大阿闍梨褐衣足（La ba ba, Skt. Kambalapāda）在名言上是主張如假相派的中觀師，這在班支達俱生金剛（lHan cig skyes pa'i rdo rje, Paṇḍita Sahajavajra）的《十真性廣釋》<sup>86</sup>說明了；而且阿闍梨戰勝敵人（dGra las rgyal ba）或作 Jetāri 也是假相派，這由他的《善逝本宗分別頌》<sup>87</sup>可以得知。這些阿闍梨追隨者的證士（paṇ grub, 班支達＝學者與成道者）很多，而且承認自證與不同意從六聚（六識）不同自性的阿賴耶識（kun gzhi, Skt. ālaya-vijñāna, basis of all），等等的安立也大部分相同。

總之，自許為聖地（'Phags yul, Skt. āryāvarta, Land of

之，以資參考。

<sup>86</sup> P.3099, Vol. 68; D.2254.

*De kho na nyid bcu pa'i rgya cher 'grel pa.*

*Tattvadaśakaṭkā.*

十真性廣釋。

<sup>87</sup> p.5296, Vol. 101; D.3899=4547.

*bDe bar gzhags pa'i bzhung rnam par 'byed pa'i tshig le'ur byas pa.*

*Sugatamatavibhaṅgakārikā.*

善逝本宗分別頌。

Superiors，指印度）的中觀師之少數班支達，承認阿賴耶識與自<sup>401</sup>證二者，與出現少數承認聖定無分別智的實境為現空（現分方便和空分智慧）二集合體之具有顯現的定；可是，只因爲瑜伽行中觀自續派的宗見，不承認聖無漏定智有像幻術般的顯現等。蓋那般聖地的那些班支達，只是未如實到達大乘師的密意之己心過失進入宗義，不過，不是確信自己的宗義理趣作出安立之故。例如：如同必須說許多自稱藏區的中觀應成派，作出很多不合理的安立是他們的心過失，而不是中觀應成派的宗見。

因此，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說：「一般地自稱中觀師的印藏之一些阿闍梨雖有如是主張，但是我當抉擇阿闍梨龍樹的追隨者之諸大中觀師的宗見爲如何；不過，諸細微處誰能夠說明呢？」<sup>88</sup>這所說也是尊者一切智主張，他主要地抉擇在佛的密意注釋上諸無可辯駁的證量的大乘師之意趣。可是，這將出現說是班支達（學者）與據說是成道者的許多宗見，只是集聚引述在一處的許多門類且是心不歡喜的語詞的。雖然不主張從六聚（六識）不同自性的阿賴耶識，但是對第六意識分析部分，在微細的有些部分以阿賴耶識的詞語表示，這也由一些大中觀師解釋的；

<sup>88</sup> *Lam rim chen mo = Byang chub lam rim che ba.*

THU, No.5392.

宗喀巴著《菩提道次第廣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5年藏文，1402年著，814頁（p.572）。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菩提道次第廣論》，民國77年6月，華藏講堂，632頁（p.404）。

法尊譯文作「總其印藏自許爲中觀之論師，雖亦略有如是許者，然僅決擇龍猛菩薩弟子之中大中觀師有何宗派，若諸細流誰能盡說。」錄之，以資參考。

不過，特別是<sup>402</sup>在密乘（sNgags phyogs, Mantra-yāna）的正文出現很多。

抉擇非諦的理趣（方法）與名言安立的安置理趣，依賴彼等之後，對於了義未了義的釋義方法也有很多微細部分；亦即：依《解深密經》表示無自性三類別的意趣本身，他們主張《般若波羅蜜多經》等只表示爲了義經；而且與唯識宗建立的三性（mtshan nyid gsum, 三相）安立不同的己宗三性安立，乃主張是這些經典的主要意義。但是，唯識宗的三性安立理趣尙且暫時不能理解微細的空性，而且逐次地觀待必須引導的徒眾思惟而趣入經意的。

關於中期法輪〔經〕，對於所破（dgag bya, Skt. pratiṣedhya, object of negation, 應破分）直接間接地結合勝義的特點，乃主張爲文從義順（文字和含義是一致的）的了義；以及在這些經典中，未明顯結合勝義和諦（真實）的差別，而以所謂無色相等表示者，是認爲不適合文從義順的未了義。這些的詳細理趣（方法），在宗喀巴的《善說心髓》應當了知，我也想在別處解釋的<sup>403・15</sup>。

## 第十七節 道與果

<sup>403・15</sup> 第四，道與果的安立：他們主張聲聞和獨覺二者有斷證（spangs rtogs）<sup>89</sup>的區別，而且其次，他們主張聲聞斷煩惱障（nyon sgrib, Skt. kleśāvaraṇa, afflictive obstruction）與獨覺斷粗大所知障（shes sgrib rags pa, Skt. sthāulyajñeyāvaraṇa, coarse obstructions to omniscience）—另外執取所取境（外境）的分別心。道是依次地理解只有人無我，加之，是理解二空的空性之道。在彌勒的《般

<sup>89</sup> spangs rtogs. 斷證。遠離染垢，解悟功德，所有二障及其習氣完全淨治，如所有性及盡所有性智慧完全證得，即是如來圓滿斷證功德（BGC, p.1653b）。

若波羅蜜多優婆提舍現觀莊嚴頌》的頂加行（*rtse sbyor*, Skt. *mūrdhaprayoga*, peak application）<sup>90</sup>品，依瑜伽已為四後，乃與資質的四次第配合，這是以前〔學者們〕主張的，但是尊者宗喀巴<sup>403</sup>三師徒的意趣，乃滅除青色從識覺知青色是異體後，未滅除識覺知青色從青色是異體的人的等級為不合理，故在那二〔次第〕如二次第表示者乃只是解釋的次第，不過主張不是乘的各別次第。因此，這宗見根據見的乘次第顯示只有三，即：小則理解共同人無我；中等則理解所取能取因異體（質異）而空；與大則理解諸法（*chos thams cad*, all phenomena）非諦（*bden med*, without true existence）。

大乘的利根（*dbang po rnon po*, Skt. *tikṣṇendriya*）種姓以追求真實的空性為首，亦即：在善於確定空性時，對於因惡見攪亂心續的其他趣（*'gro ba*, Skt. *gati*, transmigrator）眾生特別發悲心；只有我本人為了一切眾生的利益，發十足勇氣的菩提心後學會方便與智慧的殊勝行為。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說：「尋真實智為先導，完全抉擇勝義諦；惡見陰暗在世間，勇健進行利眾行；智者心增長菩提，覺慧悲心嚴飾的；能仁禁戒真實行。」<sup>91</sup>

大乘的鈍根（*dbang po rtul po*, Skt. *mṛdvindriya*）種姓反復地修習無常和苦等的四聖諦行相（*rnam pa*, Skt. *ākāra*, aspect），故在善於出現體驗時，探究其他眾生也在苦的性質之輪迴流轉，其次考察來自只有法（現象）的因，產生只有法的果之染淨（*kun byang*, 煩惱和清淨）緣起，因<sup>404</sup>此，發起由大悲心所引導的菩

<sup>90</sup> *rtse sbyor* / *rtse mo'i sbyor ba*. 頂加行，至頂加行。依正等加行修習三智行相獲得自在的大乘聖者瑜伽。慧度八事之一（BGC, p.2228a）。

<sup>91</sup> P.5285, Vol. 101, 15. 1. 8-15. 2. 1, 引自 SS, p.474.

提心，隨後從學習〔菩薩〕行的時候起，乃精進於追求理解空性的。如此，寂護的《中觀莊嚴頌》又說：「清淨信心追隨者，發起圓滿菩提心；領受能仁的禁戒，然後精進尋正智。」<sup>92</sup>

如此，發菩提心後努力學習六度所作的理趣，根據外緣善知識與內緣如理作意等許多因的集合體，產生獲得諸法空性的修所生慧時，得到加行道的。然後從四種順抉擇分（*nges 'byed cha mthun bzhi*）<sup>93</sup>在煖（*drod*, Skt. *uṣman*, heat）和頂（*rtse mo*, Skt. *mūrdhan*, peak）之二階段，捨去所取執實的能力越發突出。在產生忍（*bzod pa*, Skt. *kṣānti*, forbearance）時，所取執實俱生現前的粗大能力減弱，與在產生世第一法（*chos mchog*, Skt. *laukikāgradharma*, supreme mundane quality），對能取也減弱執著實有現前的能力的。然後依對治方面能力增長與所斷（*spang bya*, 所治。即不該做的六根本煩惱和隨煩惱等）方面吉祥嚴飾道，在大乘見道苦法智忍<sup>94</sup>產生無間道時，實際的被損害——停止見所斷<sup>95</sup>的該種子，而且由於對治的成就在生不合理的變成（宗的）主詞時，獲得擇滅（*so sor brtags 'gog*, Skt. *pratisaṃkhyānirodha*,

<sup>92</sup> Ibid., 15. 2. 1-2, 引自 SS, p.474.

<sup>93</sup> 四種順抉擇分。*nges 'byed cha mthun bzhi*. Skt. *catvāro nirvedha-bhāgiyaḥ*. 加行道中所有煖（煖）位、頂位、忍位和世第一法。見道無漏智。以其僅為圓滿無漏智之一分，故名（順）抉擇分（BGC, p.658b）。

<sup>94</sup> 苦法智忍。*sdug bsngal chos bzod*. 見道十六心或十六剎那智之一。謂緣欲界苦之法智忍。即了知苦諦自相共相，長時串習證無漏智斷所斷時，能得無畏信忍之見道無見道智（BGC, p.1466ab）。

<sup>95</sup> 見所斷。*mthong spang*. 見道位中應除者。謂一切遍計所執煩惱及粗分所知障（BGC, p.1221a）。

analytical cessation, 各各觀察定)<sup>96</sup>故是安立為獲得解脫道 (rnam grol lam, Skt. vimukti-mārga, path of release)<sup>97</sup>的。

解釋一剎那頃見道是時邊際剎那 (dus mtha'i skad cig ma)<sup>98</sup>，不過，在空性上是定的一片段定。其次，一剎那<sup>405</sup>頃諦現觀 (bden pa mngon rtogs, Skt. satyābhisamaya, one moment of clear realization)<sup>99</sup>是產出智 (shes pa, Skt. jñāna, knowledge)、忍 (bzod pa, Skt. kṣānti, forbearance) 十六剎那的自性的。那是按照定 (mnyam bzhag / gzhas, Skt. samāhita, meditative equipoise) 來說的，總之，為了直接摧毀俱生所知障 (shes sgrib lhan skyes, Skt. sahajajñeyāvaraṇa, innate obstructions to omniscience) 的種子，乃至直到親自進入空性都包含在見道的。

在見道時，摧毀由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所包含的遍計所執煩惱障 (nyon sgrib kun brtags, Skt. parikalpitakleśāvaraṇa, artificial afflictive obstruction) 的一百十二種子和遍計所執所知障 (shes sgrib kun brtags, Skt. parikalpitajñeyāvaraṇa, artificial obstructions to omniscience) 的一百零八的種子。進而九品修道 (sgom lam, Skt. bhāvanā-mārga, path of meditation) 宣說依次地

<sup>96</sup> 擇滅。so sor brtags 'gog. 無間道對四諦分別抉擇所證得之離繫果，如見道所斷苦諦等四種擇滅 (BGC, p.2958b)。

<sup>97</sup> 解脫道。rnam grol lam. 緊接自因無間道後所生智 (BGC, p.1564a)。

<sup>98</sup> 時邊際剎那。dus mtha'i skad cig ma. 《對法論》中所說壯健男子一彈指頃的六十五分之一 (BGC, p.1272b)。又作 dus mtha' skad cig ma. 剎那 (佛)，極短時分，一百二十剎那名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名一須臾 (Ch. Dic., p.398b)。

<sup>99</sup> 諦現觀。bden pa mngon rtogs. 見道。從新現見真諦之道 (BGC, p.1371a)。又譯作四諦觀 (《梵和》，p.1395a)。

斷除修斷 (sgom spang)<sup>100</sup>十六煩惱的種子和修斷所知障一百零八的種子。宣說金剛喻定 (rdo rje lta bu'i ting nge 'dzin, Skt. vajropamasamādhi, vajra-like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的盡頭頓時捨離微細的煩惱與所知障後，在第二剎那現起法身 (chos sku, Skt. dharmakāya, Truth Body)，這些是大乘種姓真實的安立。如是法身是遠離無明習氣 (bag chag, Skt. vāsanā, predisposition) 位，與自標記 (相) 戲論產生的無漏業，和意生身 (yid kyi rang bzhin gyi lus, Skt. manomaya-kāyatā, 如意身)，以及不可思議變易死等之故，〔佛〕依次是乾淨、淨妙我、安樂、常波羅蜜多。

雖然如此，以一切本願 (sngon 'gro ba, Skt. pūrva-praṇihita, 宿願) 安置〔一切眾生〕在無比安樂的殊勝大悲心之圓滿力量，方便 (thabs, Skt. upāya, method) 和智慧 (shes rab, Skt. prajñā, wisdom) 的部分具足諸最勝 (rnam pa thams cad pa'i / kyi mchog dang ldan pa, Skt. sarvākāra-varopetā, 諸相具足)，集合無漏智 (zag med ye shes, Skt. anāsravajñāna, uncontaminated wisdom) 極微細之圓滿受用身 (longs spyod rdzogs pa'i sku, saṃbhogakāya, Complete Enjoyment Body, 報身)——如意寶，終於輪迴停住在色究竟天 ('og min, Skt. akaniṣṭha, Highest Pure Land)<sup>101</sup>，以各種

<sup>100</sup> 修斷，修所斷。sgom spang. 修道位中，所有一切正分所斷俱生煩惱成細分所知障 (BGC, p.597b)。

<sup>101</sup> 色究竟天。'og min. 四禪天之第八層即最上層，五淨居天 (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 之一。生於此中諸天，已在色界最極勝處，自此以上再無有色，故為有色究竟之天。又指密嚴刹土，金剛持住地，報身佛住地 (BGC, p.2529b)。

化身（sprul pa'i sku, Skt. nirmāṇakāya, Emanation Body）<sup>102</sup>作一切眾生義利的。如此，寂護的《中觀莊嚴頌・註》說：「因此，具足諸<sup>406</sup>最勝的智慧（般若），與集合悲心極微細之身，遠離一切煩惱與所知障蘊，一切之至尊停住在只要有輪迴（'khor ba, Skt. saṃsāra, cyclic existence）。」<sup>103</sup>

在這裡一些未解釋的道與果的差別，解釋於前面自續派章節〔第十二節 道的安立〕，以及在應成派章節也將會說明，從這些可以得知。彌勒的《般若波羅蜜多優婆塞現觀莊嚴頌》的注釋及諸注解，很詳細地說明這自續派宗見的道次第安立，正如今日也大名聲於一切方位的<sup>407・8</sup><sup>104</sup>。

章嘉宗義書〈中觀派章〉漢譯（五），至此完畢。

### 校勘註記：

418 'dod pa + bdag dang 419 藏學版作 bzhag 420 藏學版作 bsgrubs 421 藏學版作 btags 422 藏學版作 bzla 423 Ibid. 424 藏學版作 bzhag 425 藏學版作 pas 426 藏學版作 gyis 427 藏學版誤作 rig 428 藏學版作 to 429 藏學版作 gzhag 430 Ibid. 431 Ibid. 432 藏學版作 bsams 433 藏學版作 zhing 434 slob→sleb 435 zhe na→zhen pa 436 藏學版作 bzhag pa yin gyi de lta ma 437 藏學版誤作 gos 438 na yino→yin no 439 par→por 440 藏學版作 de ka 441 藏學版作 ṭika

<sup>102</sup> 化身，變化身。sprul pa'i sku, sprul sku. 佛身之一種，智度七十義之一。由增上緣報身所起，現於淨及不淨化機之中，為利是諸化機而隨願受生之色身（BGC, p.1689b）。

<sup>103</sup> P.5285, Vol. 101, 14. 4. 4-5, 引自 SS, p.474.

<sup>104</sup> 藏學版 281・7。

442 藏學版作 nas 443 藏學版作 btags 444 shid→shing 445 藏學版作 bsgom 446 ga→gi 447 藏學版作 yod 448 藏學版作 'jal 449 lugs→lung 450 藏學版作 tu 451 rgyal→rgyas 452 藏學版作 pu 453 kyas→kyis 454 rgya→rkya 455 藏學版作 kyang 456 藏學版作 lngar 457 藏學版作 sgrub 458 藏學版作 dngos po + dngos po pa 459 藏學版作 gyur 460 藏學版作 ltos 461 藏學版作 bsgrub 462 Ibid. 463 Ibid. 464 bsgyub→bsgrub 465 藏學版作 zhes 466 藏學版作 bsgrub 467 藏學版作'phan 468 Ibid. 469 藏學版作 rig 470 Ibid. 471 藏學版作 bskyed 472 Ibid 473 Ibid. 474 gcig bu'i→gcig pu'i 475 藏學版作 brtags 476 藏學版作 bskyed 477 gcig bu→gcig pu 478 藏學版誤作'du 479 zagb rjod→zag brjod 480 tse→rtse 481 ngoms med pa ba→ngoms pa med pa 482 藏學版作 bsgrub 483 Ibid. 484 Ibid. 485 Ibid. 486 Ibid. 487 藏學版作 bsgrubs 488 Ibid. 489 藏學版作 bskyed 490 藏學版作 sgom 491 藏學版作 bzhag 492 藏學版作 sgom 493 藏學版作 bsgom 494 藏學版作 sgom 495 藏學版誤作'du 496 藏學版作 sgom 497 藏學版誤作'du 498 Ibid. 499 Ibid. 500 藏學版作 sgom 501 藏學版誤作'du 502 nyin→nyid 503 la→ma 504 藏學版誤作 gos 505 'du ba + la 506 藏學版作 bsgrub 507 'gyub→'grub 508 pan→'phen 509 藏學版作 bsgrub 510 藏學版作 bzhag 511 藏學版作'chad pa 512 藏學版作 gtso bo 513 藏學版誤作'du ma byas 514 zhes pa sa→zhes pas 515 藏學版作 kyi 516 藏學版作 bsgrub 517 藏學版作 gyur 518 Ibid. 519 藏學版作 ltos 520 藏學版無 du 521 藏學版作 phul 522 依藏學版 dkar→kha 523 藏學版作 thog 524 藏學版作 bsgrub 525 藏學版作 zhes 526 藏學版作 bsgrub 527 tshad + ma 528 藏學版作 gcig 529 藏學版作 bsgrub 530 藏學版作 bsgrub



531 藏學版作 stongs 532 藏學版作 bzung 533 sgrub→bsgrub 534 藏學版作 bgrub 535 藏學版作 bsgrub 536 藏學版作 ka'i 537 藏學版作 ces 538 藏學版作 rtsa shes tik chen 539 藏學版作 bsyed 540 藏學版作 bzhag 541 藏學版作 sgrub 542 Ibid. 543 Ibid. 544 sgrubs→bsgrub 545 藏學版作 bsgrub 546 Ibid. 547 dgos→dogs 548 藏學版作 bzhag 549 藏學版作 grub 550 藏學版作 bsgrub 551 blo→sgro 552 藏學版作 'thad pas 553 藏學版作 snyam pa'i 554 藏學版作 seng 555 byas pa→byis pa 556 bye→phye 557 skog→lkog 558 藏學版作 kyang 559 'da→'di 560 藏學版作 spangs 560 藏學版作 bsgrub 562 Ibid. 563 藏學版作 bzung 564 藏學版誤作 yod 565 藏學版作 gyi 566 藏學版作 bzhag 567 Ibid. 568 藏學版作 chen mos 569 藏學版作 kyang bsgom 570 藏學版作 tsam mi re bslab 571 藏學版作 gzhag 572 Ibid. 573 藏學版作 gsung ngo 574 rigs→rig khas 575 藏學版作 bzhag yang 576 藏學版作 'ches 577 藏學版作 bzhag 578 Ibid. 579 Ibid. 580 Ibid. 581 藏學版作 'ches 582 藏學版作 bzhag 583 藏學版作 'ches 584 藏學版作 'brangs 585 bden→'dren 586 藏學版作 bzhag 587 Ibid. 588 Ibid. 589 藏學版作 ltos 590 藏學版作 bzhag 591 rtsa→rtse 592 藏學版作 ngu 593 snyang→snying 594 藏學版作 brtul 595 'byung ba'i+kun byang 596 藏學版作 bslab 597 藏學版作 sgom 598 藏學版作 chog pa'i 599 藏學版作 spangs kyi 600 藏學版作 gzhag 601 bzhag 602 Ibid. 603 藏學版作 btags 604 Ibid. 605 藏學版作 bsgom spangs 606 Ibid. 607 藏學版作 gcig 608 藏學版作 bzhag 609 藏學版作 bsgyur 610 藏學版作 bzhag 611 藏學版作 gsungs par

འགྲིམ་པ་ནལ་  
 འཕྱོད་པའི་དབྱེ་མ་རང་ལྗོད་པ་ལ་འདྲོད་ཆུབ་ཕྱིར་བཤད་པ་དང་། བྱེ་བྲག་རྩ་  
 བཤད་པ་གཉིས། དང་བོ་ལ། དབྱེ་མ་ལྗོད་ལས། སེམས་ཙམ་ལ་ནི་འདྲོན་  
 ནས་སྟེ། བྱེ་རིམ་དངོས་མེད་ཤིས་པར་བྱ། ཁྱུང་འདྲིའི་བདེན་ནས་དེ་ལ་ལང་།  
 མིན་རྩ་བརྟག་མེད་ཤིས་པར་བྱ། ཞེས་དང་། དེའི་བྱེ་འབྲེལ་ལས། སེམས་  
 ཙམ་གྱི་ཁྱུང་ལ་མ་བཤེན་ནས་མཁྱེད་ས་པར་ཐུན་པ་དང་བཅས་པའི་སེམས་ལས་བྱེ་རིམ་རྩ་  
 འདྲོད་ལྟུང་པར་གྱི་དང་གཞུང་པ་དང་འཛིན་པ་ལ་མོགས་པ་རང་བཞིན་མེད་པ་ཆོགས་པ་  
 མེད་པ་ཁོ་ནར་རྟོགས་སོ། ཞེས་བྱེ་བྲག་མར་གང་ལྟེ་གྱི་བརྟག་མེད་གཏན་ལ་འཇུག་ས་  
 པ་དང་། དེ་ནས་གཉིས་ཕྱིར་གྱི་ཁོ་ན་ཉིད་གཏན་ལ་འཇུག་པའི་ནམ་གཞན་གཉིས་  
 དང་། ལེང་འཛིན་ལས། ཁྱུང་འདྲིའི་ནི་རང་འབྲེལ་པ་མེད་པས་སེམས་དེ་རྩ་  
 བཞིན་མེད་པར་རྟོགས་སྟེ་ཐིན་ཀྱང་མཐའ་བསམ་ཅན་སྤངས་པའི་དབྱེ་མའི་ལས་རྩ་རྟོགས་  
 ན་གཅིག་དང་རྩ་མའི་རང་བཞིན་དང་བྲལ་བས་རང་བཞིན་མེད་པ་མིན་རྩ་རྟོགས་སོ། ཞེས་  
 རིམ་རིམ་པ་རྩ་མ་གཉིས་བྱེ་ཞེས་ལ་ཁྱོད་དང་བཅོམ་པ་ལྟུག་པར་ཆེ་པས་སེམས་དེ་ལ་  
 གཅིག་དང་རྩ་མའི་རང་བཞིན་གྱིས་པརྟགས་པ་ན་དེའི་དམ་པར་བྱུང་པ་རྩ་ལ་ཙམ་པར་  
 མེད་པར་མཐོང་པས་མཐའ་བསམ་ཅན་སྤངས་པ་དབྱེ་མའི་ལས་རྟོགས་པར་འབྱུང་པ་ལྟེ་

པོ་ནི་ཉིད་གཏན་ལ་འབེབས་པའི་རིམ་པ་གསུམ་ཏུ་བགད་ནི། །དེ་ཉིད་མཐོང་ནི་  
 གོངས་པར་སྒྲུབ་པ་ནི་མཐོང་ལས། །ཀྱི་སྒྲུབ་པའི་སྒྲུལ་དག་གཞན་ཡང་ཁམས་གསུམ་  
 འི་སེམས་ཅམ་ཏུ་རྟོགས་དེ་ཏུས་གསུམ་ཡང་སེམས་དང་མཛུངས་པར་རྟོགས་སོ། །  
 སེམས་དེ་ཡང་མཐོང་དང་དབྱེས་མེད་པར་ཁོང་ཏུ་ཆད་ནི། །ཞེས་པ་དང་། ཅིས་  
 ཡང་དག་པར་སྒྲུབ་པ་ལས། །བཅོམ་ཐུན་འདས་ཅིས་ཐམས་ཅད་ནི་ཀྱན་བདུགས་  
 པའི་སྟོང་པོ་ལྟེ་སེམས་ཅམ་ཏུ་བས་པ་རྣམས་མ་མཐིས་པ་སྒྲུབ་ཏུ་ཅུ་བ་མ་མཐིས་པའི་  
 ཞེས་དང་། །ཡང་གར་གཤེགས་པ་ལས། །སེམས་ཅམ་ལ་ནི་བཞེད་ནས་སྟེ། །  
 ཕྱི་རལ་རྟོན་ལ་མི་རྟོག་གོ། །ཁོང་དག་དཔེགས་པར་གནས་ནས་སྟེ། །སེམས་  
 ཅམ་ལས་ཀྱང་ཤིན་ཏུ་བདུན། །སེམས་ཅམ་ལས་ནི་འདས་ཞེས་ཀྱང་། །ཁྱང་  
 པ་མེད་ལས་ཤིན་ཏུ་བདུན། །ཁྱང་མེད་གནས་པའི་ནལ་འཕྱོར་ལ། །དེ་ཡིས་  
 ཐེག་པ་ཆེན་པོ་མཐོང་། །ཞེས་སོགས་གསུངས་པ་འདི་ནལས་ཀྱིས་གོང་ཏུ་བགད་  
 པའི་རིམ་པ་དེ་ལྟར་ཏུ་རྟོག་ཉིད་ཀྱི་ཆལ་གཏན་ལ་འབེབས་པའི་ནལ་གཞུག་བཟུན་  
 པར་བཞེད་ནི། །དེ་ཡང་མ་སྟུང་ཏུ་ཕྱི་རལ་རྟོན་ཀྱིས་སྟོངས་པའི་ནལ་པར་རིག་པ་  
 ཅམ་ཀྱི་ཆལ་དང་། །རྟོན་ནལ་པར་ཅིས་ཐམས་ཅད་པོ་པོ་ཉིད་མེད་པའི་ཆལ་གཉིས་  
 ཀྱི་སྟོན་ཐེག་པ་ཆེན་པོ་འཕྱོང་པར་བཞེད་ནི། །དབྱེས་བྱུན་ལས། །ཆལ་གཉིས་  
 ཤིང་རྟོན་ནལ་སྟེ། །རིགས་པའི་སྤྱེད་ཀྱིས་འཛུལ་ཏུ་པ། །དེ་དག་དེ་ཕྱིར་  
 རི་བཞེད་ནི། །ཐེག་པ་ཆེན་པོ་བ་ཉིད་འཕྱོང་། །ཅེས་གསུངས་སོ། །དེ་ལྟར་ཕྱི་  
 ཆལ་གཉིས་ཀྱིས་ཐེག་པ་ཆེན་པོ་འཕྱོང་པ་ཡང་སྒྲུབ་པའི་དགོངས་པ་ཡིན་ནི། །ཡང་གར་  
 གཤེགས་པ་ལས། །ཆལ་གཉིས་ཀྱིས་བཟུས་པའི་ཐེག་པ་ཆེན་པོ་མཐོང་པོ་བཟུན་པ་ནི་  
 པའི་སྟོང་ནི། །ཅིས་ཐུ་དག་དང་དང་བཞེད་དང་། །ནལ་པར་ཤིས་པ་བཟུང་ཉིད་

དང་། །པདག་མེད་གཉིས་ཀྱི་རྟོན་པོ་ནི། །ཐེག་པ་ཆེན་པོ་ཐམས་ཅད་འདུལ་།  
 ཞེས་འཕྱང་པོ་ཞེས་འཕྱུང་པ་ལས་བགད་ནི། །དེ་ལྟར་ཡང་སེམས་ཅམ་པ་འདོད་  
 པ་ལྟར་ཀྱི་ནལ་པར་ཤིས་པ་པདན་པར་སྒྲུབ་པ་དང་གཉིས་ཕྱོང་གི་རེ་ཁོ་ན་ཉིད་བཞེད་  
 སྒྲུབ་ནི་ཐོབ་སྟུང་ཏུ་ཡང་མི་བཞེད་ལ། །འདུག་ཤིས་སྒྲུག་ལས་པོ་པོ་པ་དང་པའི་ཀྱན་  
 གཞི་ནལ་པར་ཤིས་པ་ཡང་ཆལ་གྱིས་མི་བཞེས་ཤིང་དེས་ཉིན་ཡིད་མི་བཞེད་པ་ཡང་མོ་  
 པར་བྱས་སོ། །དེ་ན་ཐོབ་སྟུང་ཏུ་ཕྱི་རལ་མེད་པའི་སེམས་ཅམ་ཀྱི་ཆལ་འདི་མགོན་པོ་  
 སྟེ་སྒྲུབ་ཀྱི་བཞེད་པ་ཡིན་ནལ་མི། །ཕྱི་མ་ལྟར་ན་མི་ཅུང་ལྟོག་པ་འཛོལ་པ་སྤྱོད་  
 མགོན་པོ་སྒྲུབ་ཀྱི་ཞེས་སྟེ་འཕྱངས་པའི་ཤིང་རྟོན་ཅེན་པོ་ཡིན་པའི་ཕྱིར་ནོ། །དང་སོ་  
 ལྟར་ན་ཆལ་དེ་མགོན་པོ་སྒྲུབ་ཀྱི་གཞུང་གང་གིས་བཟུན་བཞེད་པར་ཀྱིས་ཤིག་ཟེར་།  
 རིགས་པ་དུག་ཆལ་ལས། །འཕྱང་པ་ཆེ་ལ་སོགས་བགད་པ། །ནལ་པར་ཤིས་ཕྱ་  
 ཡང་དག་པར། །དེ་ཤིས་པས་ནི་འཕྱུང་འཕྱར་ན། །ཐེག་པར་ནལ་བདུགས་མ་ཡིན་  
 བས། །ཞེས་གསུངས་པ་འདིས་བཟུན་ནི། །དེ་ནི་ཅིག་དང་པོ་གཉིས་ཀྱིས་འཕྱང་མེད་  
 འཕྱང་འཕྱར་ནལས་ནལ་པར་ཤིས་པ་ལས་རྟོན་པོ་གསུལ་སྟེ་ཅིང་ནལ་པར་ཤིས་པ་  
 ཉིད་དེ་དག་གི་ནལ་པར་སྒྲུབ་པ་ལ་བཞག་པ་ཡིན་པས་ནལ་པར་ཤིས་པར་འདུག་པར་  
 བཟུན་ནོ། །དབྱེས་བྱུན་ལས། །ཆལ་གཉིས་ཤིང་རྟོན་ནལ་སྟེ། །ཞེས་སོགས་ཀྱི་ཕྱི་ལྟོག་  
 ལས་དངོས་པོ་འདི་སྟོབས་ཀྱིས་ཀྱིས་པའི་ཞེས་སྟེ་དབག་པ་ལ་འདུག་པ་ནལས་ཆུས་  
 གཉིས་བཞེད་པས་བཟུས་པ། རི་བཞེད་གཤེགས་པ་ནལས་གཤེགས་ཤིང་གཤེགས་པའི་  
 ཐེག་པ་ཆེན་པོས་དངོས་པོ་མཐོང་དག་དང་བཞེད་མེད་པར་ཁོང་ཏུ་ཆད་པར་ཕྱེད་ནི།  
 ཤིང་རྟོན་ཅེན་པོ་ལ་ཞེན་པ་དག་ཁ་བཟུངས་པའི་སྤྱེད་ཀྱིས་ཐེགས་པར་བཟུང་པ་བཞེད་  
 ཏུ་རྟོན་དང་ཐུན་པའི་ཐེག་པ་ཆེན་པོ་ཞེས་ཀྱི་པ་ཡང་དག་པར་འཕྱོང་པར་ཕྱེད་ནི། །ཞེས་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ནམས་ཀྱིས་ཐ་སྐྱོད་ཀྱི་སེམས་ཅོམ་ཀྱི་ཆུང་དང་དོན་དམ་པར་རང་  
 བཞིན་མེད་པའི་དབྱ་མའི་ཆུང་གཉིས་ཀྱི་ཤིང་དུ་ལ་ཞོན་ནས་རྩིས་མེད་པའི་རིགས་པའི་  
 སྤུངས་ཀྱིས་འཛུགས་པར་བྱས་པ་ལས་དེ་ཁོ་ན་ཉིད་ཀྱི་དོན་ཅན་ཀྱི་ཐོག་པ་ཆེན་པོ་ལ་འཕྱོང་བ་  
 པར་གསུངས་སོ། །རང་སྐྱོད་པ་འདི་པའི་ཐུགས་ལ་ནང་གསེས་ཀྱི་འདོད་ཆུང་མི་  
 འདྲ་པའི་དབྱེ་བ་སྟོན་ཆོག་མ་མཁུ་ཡོད་ཀྱང་དེ་ཁོ་ན་ཉིད་གཏན་ལ་འཁེབས་པའི་ཐུས་  
 ཀྱི་ནམ་གཞན་ལ་བཤད་མ་ཐག་པ་ལྟར་འདོད་པར་ནི་ཐམས་ཅད་འདུའོ། །འཕགས་  
 པ་གྱི་ལ་སྟེ་ཉི་མེད་པ་དང་། མེད་པོ་ལ་ཐང་པོས་ཀྱན་རྒྱུ་དང་། ལེ་བཟུང་  
 མ་དང་། སྐྱོད་འཕྱོང་དོགས་སྟེ་དང་། སངས་བྱས་ལེ་ཤིས་ཞབས་ཀྱི་མར་  
 ཕྱིན་ཀྱི་གཞུང་ནམས་དང་། ལ་སྟེ་ཉི་མེད་ཀྱི་ཆུང་མེད་དང་། སྐུ་པ་དགོངས་  
 ཀྱན་ནམས་སྟེ་ལང་ལྟ་བུ་གཏན་ལ་འཁེབས་པ་ཆུང་པ་འདི་ཁོ་ན་ཉིད་མཁུ་དོན་ འཕགས་  
 གྱི་ལ་སྟེ་ཉི་མེད་ཀྱི་འཛོལ་པ་སྟེ་ཉི་མེད་ཀྱི་འཛོལ་པ་འདི་པའི་ཐུགས་འདོད་མཁུ་  
 འགའ་ཆུང་པར་མེད་ཀྱང་ཕྱི་རེ་ལ་མེད་པའི་ཆུང་ཀྱི་དབྱ་མའི་ཐུགས་འདོད་མཁུ་  
 པ་པོ་ནི་ཆུང་པ་འདི་ཆུང་པ་འདི་ཆུང་པ་འདི་ཆུང་པ་འདི་ཆུང་པ་འདི་ཆུང་པ་འདི་ཆུང་པ་  
 བཟུང་བྱ་བཤད་པ་ལ་བཞི། ཏགས་ཀྱི་དགག་བྱ་རིས་པ་ཆུང་པ་དང་། དེ་འཛོགས་  
 པའི་རིགས་པ་བཤད་པ། ཏགས་ལ་སྟེ་ཉི་མེད་ཀྱི་ནམ་གཞན་ཀྱི་ཐུགས་ཀྱི་ཐུགས་  
 ལས་དང་འབྲས་ཕྱིན་ནམ་གཞན་ཅན་པའི་འདོད་པའོ། །དང་པོ་ནི་དོན་དམ་པའི་འཛོགས་  
 ཆུང་གསུམ་དང་དེ་དག་ཀྱི་སྐུ་པ་ལ་དོན་དམ་ཀྱི་སྐུ་པ་ལ་འཛོགས་མི་འཛོགས་ཀྱི་ཆུང་པར་  
 འགས་པར་ཕྱིན་པ་ནམས་གལ་ཆེ་བཞི་ལྟར་བཤད་ནི་ཐམས་ཅད་ཏགས་ཀྱི་དགག་  
 ཕྱིན་པའི་ཆུང་པ་འཛོགས་ཆུང་པ་ཆུང་པ་འཛོགས་པའོ། །དེ་ལས་དབྱེ་བ་སྟེ་  
 ལས། ཏགས་པོ་ལང་དག་པར་དོ་པོ་ཉིད་མེད་པ་དག་ལ་ལང་དེ་ལས་བཞེག་པའི་



ནམ་པར་སྐྱོད་འཕྱོང་པའི་འཕྱོང་པའི་ཐོག་པ་འདི་ཁོ་ན་ཉིད་ཀྱི་ཆུང་པ་ཆུང་པ་འདི་  
 ལས་འདིས་དེ་ཁོ་ན་ཉིད་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དེ་ཁོ་ན་ཉིད་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པར་བཞིན་མེད་ པར་བཞིན་མེད་པ་འཕྱོང་བ་གང་། དེ་ནི་ལང་དག་ཀྱི་ཆུང་  
 འདོད་། ཅེས་གསུངས་སོ། །དེ་ལས་སྐུ་པའི་ཕྱིར་དེས་ཉི་མེད་པ་འཕྱོང་བ་མཁུ་  
 པའི་དངོས་པོ་ཆུང་པ་ཐམས་ཅད་ནི་ཁོ་ན་ཉིད་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མེད་པའི་འཕྱོང་པའི་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ཐོག་ཆུགས་ཐམས་ཅད་ལ་ལང་དག་པར་དངོས་པོ་པའི་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མཁུ་པར་འཕྱོང་དེ། དེ་ནི་ཕྱིར་དེ་དག་གི་ཐམས་པའི་དཔལ་གྱིས་དངོས་པོ་ཆུང་པའི་  
 པོ་པོ་ཐམས་ཅད་ནི་ཁོ་ན་ཉིད་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ཏགས་པའི་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ལ་དངོས་པོ་ལང་དག་པར་ཞེས་པ་ནས་ཆོག་པ་འཛོགས་པའི་པོ་པོ་ཞེས་པའི་པོ་པོ་  
 ཏགས་པར་པར་བཞིན་མེད་པ་ལ་དོན་དམ་པར་ལོད་པར་སྐྱོད་འཕྱོང་པའི་འཕྱོང་པ་  
 བཟུང་དོ། །ཁོ་ན་ཉིད་ཀྱི་ཆུང་པ་ཆུང་པ་ཆུང་པ་ཆུང་པ་ཆུང་པ་ཆུང་པ་ཆུང་པ་ཆུང་པ་  
 ཏ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དེ་ལས་སྐུ་པའི་ཕྱིར་ཞེས་སྟེ་ཉི་མེད་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འཛོགས་པའི་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ཉི་མེད་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ཐུགས་ཀྱི་  
 ཡིན་ཀྱི་དཔལ་གྱིས་མ་ཡིན་དེ། ཐུགས་འདིས་དགག་བྱ་བའི་པོ་པོ་ལས་ལ་སྟེ་  
 ཆུང་པར་འདོད་དོ་ཞེས་ཆུང་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པམ་གསུངས་ཤིང་། དེ་ལས་རང་སྐྱོད་



པ་ལྷན་གཉིས་ཀྱི་ལ་འདྲ་བར་གོ་བྱ་གསལ་པར་བཤད་ཅིང་གོ། །དེ་ཡང་ཐོག་མ་  
 མེད་པའི་ཞེས་སོགས་ནི་དེ་ལྟ་བུའི་བཤད་འཛིན་དེ་ནི་ཐོག་མ་མེད་པ་ནས་ཞུགས་པའི་  
 བཤད་འཛིན་ལྟར་ཞུས་ཡིན་པར་ལྟོན་བཤོ། །དེ་དག་གི་ཤེས་པའི་དབང་གིས་ཞེས་  
 པའི་བསྐྱེད་པ་ལ་རྟོག་པ་དང་རྟོག་མེད་ཀྱི་ཤེས་པ་གཉིས་ཀྱི་ཡོད་པར་གསུངས་པས་  
 ཁ་ཅིག་རྟོག་མེད་ཀྱི་ཤེས་པ་ཁོ་ནར་འདྲོད་པ་མི་འཐད་དེ། སོ་ལྟོ་རྟོག་མེད་ཀྱི་  
 ཤེས་པ་ལ་མི་སྤང་བའི་ཆོས་རྟོག་པ་ཁོ་ནས་འཛིན་དགོས་པ་དུ་མ་ཞིག་ཡོད་ཅིང་དེ་ཡང་  
 སང་མཆོད་ཀྱིས་སྤུང་བར་འདི་པ་བཞེད་པའི་ཕྱིར་རོ། །དེས་ན་འཆུག་ཏུ་ཀྱི་ཆོས་མོ་  
 ལས། རྟོག་པ་ཁོ་ན་མེད་ཀྱི་རྟོག་མེད་ཀྱི་ཤེས་པ་ལ་ཡང་བྱ་ལྟེ་ཞེས་གསུངས་པའི་  
 ཁོ་ན་དང་ཡང་སྤངས་རྟོག་པ་དང་རྟོག་མེད་གཉིས་ཀྱི་ཡོད་པ་གསལ་པར་བཤད་པ་ལ་ལྷང་  
 དེས་རྟོག་ཆོ་མེད་པར་བཤད་དེ་ཞེས་མ་འཛིན་ཅིག །ཡིང་ཁ་ཅིག །སྐབས་འདྲིན་  
 བསམ་པ་ལ་རྟོག་མེད་ཀྱི་ཤེས་པ་ཡོད་པར་གསུངས་པའི་ཆོག་འདྲིས་ཀྱང་དགག་བྱ་  
 བཤད་པ་དབང་གིས་ལ་སྤང་བར་བཤད་དུ་མ་སྤངས་པ་ཡིང་མི་འཐད་དེ། གསུང་  
 འདིས་རྟོག་པ་ཆོས་དང་རྟོག་མེད་ཀྱི་ཤེས་པའི་དབང་གིས་དངོས་པོ་ཡོད་པར་འཛིན་  
 ཅུང་བཤད་པ། དེ་ཡང་དེ་གཉིས་ལ་སྤང་བའི་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ཅིང་ཀྱི་སང་མཆོད་  
 ཏུ་ཡོད་པར་བཤད་ཅིང་དེ་ལྟ་བུའི་ཀྱིས་རྟོག་དམ་ཏུ་ཡོད་པ་གཅོད་པའི་ཕྱིར་དང་། དེ་  
 གཉིས་ལ་སྤང་བའི་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ཅས་ཀྱི་སང་མཆོད་ནི་ཀྱི་ཆོས་པའི་ནི་པ་ཡིན་ཀྱི་  
 རྟོགས་ཀྱི་དགག་བྱ་མ་ཡིན་པའི་ཕྱིར་རོ། །དེ་ཡང་འཆུག་པའི་ཆོས་པའི་ཤེས་པ་  
 ལས། དེ་གཉིས་ཀྱི་དབང་གིས་ཡོད་པར་བཞག་གི་རྟོག་དམ་པར་ཡོད་པ་མིན་པའི་  
 དངོས་པོ་ཆུན་པ་ནས་ཀྱི་ཆོས་ཁོ་ནར་ཡོད་པ་ནི། དངོས་ནས་སོ་སྤུང་བྱ་ཡོད་པའི་རྟོག་མིན་ནི་  
 ཞེས་པའི་རྟོག་དོ། །དེ་ཡང་བཤད་འཛིན་ཀྱི་ཀྱི་ཆོས་ཏུ་ཡོད་པའི་རྟོག་མིན་ནི་ཞེས་



གསལ་པར་གསུངས་པས་མ་སྤང་བཤོག་ཅུང་ལྟོན་པའི་གསུང་གིས་རྟོགས་ཀྱི་དགག་  
 བྱའི་བཤད་ཅིང་བཤད་པར་སྤང་བ་མི་ལགས་པར་སྤང་བ་མ་ཡིན་ནོ། །དེ་ན་ཅིགས་  
 འདིས་དངོས་པོ་ཆུན་པ་ལ་སྤང་བའི་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འི་སང་མཆོད་མ་སྤང་བྱ་ཁས་ལེན་  
 ཅིང་སྤང་བའི་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ལ་མ་སྤང་བའི་རྟོག་སང་མཆོད་ཀྱི་མེད་ལུགས་སུ་སྤུང་  
 བྱ་གསུང་ཀྱི་དགག་བྱའི་བཤད་ཅིང་བྱ་བཞེད་ན་སྤང་བའི་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བཞག་གི་རྟོག་  
 ཅི་ལྟར་བྱ་ལྟར་ན། བཤད་པར་བྱ་ལྟེ། རྟོག་པ་ཁོ་ན་མེད་ཀྱི་ཤེས་པ་ལ་སྤང་བའི་  
 རྟོག་དང་རྟོག་མེད་ཀྱི་ཤེས་པ་ལྟེ། རྟོག་པ་ཁོ་ན་མེད་ཀྱི་ཤེས་པ་ལ་སྤང་བའི་ཕྱིར་  
 བཞག་ཀྱི་རྟོག་དང་རྟོག་མེད་ཀྱི་ཤེས་པ་ལྟེ། རྟོག་པ་ཁོ་ན་མེད་ཀྱི་ཤེས་པ་ལྟེ།  
 མ་ཤེས་པ་བཞག་དེར་ཕྱིས་སྤྱོད་པའི་གང་ཟག་ལྟེ། རྟོག་པ་ཁོ་ན་མེད་ཀྱི་རྟོག་དང་རྟོག་མེད་  
 པར་ཞུ་བྱ་གཉིས་ཀྱི་མེད་ནོ། །དེ་ཡང་སྤང་བ་མཆོད་ཅིང་ཉ་སྤང་བའི་སྤྱོད་པ་གཞི་དེ་རྟོགས་  
 ཅིས་ཀྱིས་ཤེས་པའི་སྤང་བའི་སྤང་བའི་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ཅས་མ་གཏོགས་དེ་འདྲའི་  
 ཆོ་མ་མ་ཆོས་པའི་དེ་ལྟ་བུ་ལྟེ། སང་གི་མེད་ལུགས་ཀྱི་དམ་ནས་རྟོག་དང་རྟོག་མེད་པ་མ་ཡིན་ནོ། །  
 རྟོག་ཀྱང་རྟོགས་ཅིས་ཀྱིས་ཤེས་པའི་སྤང་བའི་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འི་དེ་ལྟ་བུ་ལྟེ། སང་གི་  
 བསམ་ནས་རྟོག་དང་རྟོག་མེད་ཀྱི་ཤེས་པ་ལྟེ། རྟོག་པ་ཁོ་ན་མེད་ཀྱི་ཤེས་པ་ལྟེ། རྟོག་པ་ཁོ་ན་  
 པར་གསུངས་པའི་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འི་སྤང་བའི་སྤང་བའི་ཕྱིར་སྤྱོད་པར་འཐུས་དེ། སྤྱིར་དེ་ལྟ་  
 རྟོག་དང་རྟོག་མེད་པ་ཅས་ཡིང་མི་མེད་པའི་ཕྱིར་རོ། །དེས་ན་སྤྱོད་པ་གཞི་རྟོག་དང་རྟོག་  
 པར་འཛིན་ལུས་མེད་ཀྱི་ཆོས་ལ་སྤང་བའི་དབང་གིས་དེ་ལྟར་བཞག་པ་ཡིན་  
 པར་སྤྱོད་པ་གཞི་སང་གི་མེད་ལུགས་ཀྱི་དབང་གིས་འཛིན་པ་མ་ཡིན་ནོ། །དཔེ་དེ་བཞེད་བྱ་





ཕུ་མ་པ་འདི་ཕུ་མ་ཉ་ཉེས་པོ་ནམས་ཅན་མས་མི་གཞོན་པའི་ཁྱོད་དེ་དབང་གིས་འཛོམ་  
 པ་དང་། དེའི་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འི་དངོས་པོ་རང་གི་ཐོན་ལུགས་གིས་ཀྱང་ཡོད་  
 པ་མི་མགལ་དེ། རྒྱལ་མ་ཆེས་ཀྱིས་འཇུག་པའི་ཁྱོད་དེ་དབང་གིས་ཕྱུལ་གཞིར་ཁྱེད་  
 དུ་ཁྱེད་པར་འཛོམ་ལུས་ཤིང་ཁྱོད་དེའི་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འི་ཕྱུལ་གཞིརི་ངོས་ནས་ཀྱང་།  
 དེ་ཁྱེད་དུ་ཁྱེད་པའི་ཐོན་ལུགས་ཡོད་པ་འཛོམ་ནོ། །དེའི་ཕྱིར་ཕྱུ་ལུ་མ་ཡོན་ལས་ཕྱི་  
 པ་ཁྱོད་དེ་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དང་ཕྱུ་ལུ་རང་གི་ངོས་ནས་ཀྱང་མ་ཡོན་ལས་ཕྱི་པ་མི་  
 འགལ་ལོ། །འདྲི་ནི་ལུགས་འདྲིས་མ་ཁྱེད་དུ་ཡོད་པར་འཛོམ་པ་ཐམས་ཅད་ལ་གིས་  
 པར་བྱའོ། །ལུགས་ཆེས་ཀྱིས་མིག་འཇུག་པའི་ཁྱེད་མོ་པ་ལ་དེ་ཁྱེད་དུ་ཁྱེད་པའི་ནང་  
 གི་ཁྱོད་དེ་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འི་ཐོན་ལུགས་ལ་མི་འཇུག་པའི་དེ་ཁྱེད་དུ་ཁྱེད་པའི་  
 གཞི་རིང་དང་བོན་མ་དེ་ཁྱེད་མཚན་ཉིད་པ་གཅིག་ལུས་ཀྱི་གྲོ་སྒྲིལ་མཉན་ནས་བཞུགས་པོད་  
 པར་འཛོམ་ནོ། །དེ་བཞིན་དུ་མཉན་ཅན་མཉན་པ་ནས་ཀྱིས་དངོས་པོ་ནམས་ནང་  
 ཁྱོད་དེ་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ལ་གཏན་མ་ཁྱོད་པར་ལུས་པར་གི་ཐོན་ལུགས་ཀྱི་ངོས་ནས་  
 ལུས་ལུས་པ་ཞིག་དུ་འཛོམ་པ་ཡིན་དེ། དེ་ནི་བཞིན་འཛོམ་ཕྱིས་ཀྱི་འཛོམ་ལུས་ལོ། །  
 འཛོམ་ལུས་དེས་འཇུག་པ་ཁྱེད་དུ་ལུགས་ཉ་གཅིག་དུ་ལུས་ལ་སྒྲིལ་པའི་གཏན་ཅིགས་ཀྱིས་  
 ཁྱེགས་པར་འཇུག་ཀྱི་ཁྱོད་དེ་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འི་ཐོན་ལུགས་ཅན་ནི་རིགས་པ་དེ་  
 དག་གིས་མི་ཁྱེགས་པར་བཞེད་ནོ། །དེས་ན་ཕྱི་ལ་འདྲིས་འདྲི་པའི་ལུགས་ཀྱི་ཆོ་ཅན་  
 ཀྱིས་ན་དེ་ཁོ་ཉིད་པ་དབྱེད་པར་སོང་པའི་ས་མཚམས་ཀྱང་གིས་པར་ལུས་དེ། ཕྱིར་ཕྱུ་  
 ལུ་མ་ཡོན་ལས་ཕྱི་པ་ལྟ་ཡིན་ཞེས་པའི་མིང་དང་མ་ཁྱེད་ཅན་ཀྱིས་མ་ཆོས་པར་ཕྱུ་ལུ་  
 པར་གི་ངོས་ནས་མ་ཡོན་ལས་ཕྱི་པ་ཁྱོད་དུ་ཁྱེད་པ་ཅན་ནི་དེ་ཁོ་ཉིད་དབྱེད་པར་སོང་པ་  
 མ་ཡིན་ལ། ལུ་ལུ་ཀྱི་ཕྱི་པ་དེ་ཁྱོད་དེ་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ལ་མ་ཁྱོད་པའི་ལུས་ཁྱོད་པར་



གི་ཐོན་ལུགས་ཀྱི་ངོས་ནས་ཕྱི་པ་མི་ཁྱོད་དུ་ཁྱེད་པ་ཉ་ཉེས་པོ་ཁོ་ཉིད་པ་དབྱེད་པར་འཛོམ་པ་  
 ཡིན་ནོ། མཐུ་ལུ་པའི་ལུགས་པ་ནི་དབྱེད་ལུ་མ་ཁྱེད་པར་ཁོང་དེ་ཁོ་ཉིད་པ་  
 དབྱེད་པར་སོང་པ་ཡིན་ཞིང་ཕྱིས་བཞག་པ་ལ་མ་ཁྱོད་པའི་ཐོན་ལུགས་ཀྱིས་ཡོད་པར་  
 འཛོམ་པ་ནི་ལུ་པའི་པ་ཉིན་འཛོམ་ཕྱིས་མ་ཡིན་ནོ། །དེས་ལུ་ཁྱེད་པས་ཅན་མ་གཉིས་  
 ཀྱི་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པར་ཕྱི་གཉིས་འཛོམ་མོད་ཀྱང་དེ་ཁོ་ཕྱི་ཐོན་ལུགས་ལུ་ཡོད་པའི་  
 ཅོས་གིས་ཅན་མས་དྲིགས་པར་འདྲོད་ཀྱི་ཅན་མ་ལ་ཁྱེད་པའི་དབང་གིས་པར་བཞག་  
 པ་ལྟ་ལུ་ཕྱི་ཐོན་ལུགས་ལུ་འདྲོད་པ་མིན་པས་འདྲི་པའི་ཁྱོད་དེ་དབང་གིས་བཞག་པ་  
 དང་དེ་ཁོ་གཏན་མི་འདྲའོ། །འཇུག་དྲི་ག་ཆེན་མོ་ལས། ལུ་མཉན་ལུ་པ་ནི་ནམ་འཇུག་ཕྱོད་  
 པའི་ནམ་མ་ཁྱེད་པར་རིག་མཁོ་ལུས་དང་། ཕྱི་པ་ཁྱེད་པའི་རང་ལུ་ཁྱེད་པ་  
 ལུ་ལུ་མ་ཁྱེགས་མས་པར་ཁྱེད་པའི་གཞི་འཛོམ་པའི་དབང་པོ་མིན་ལུས་ཀྱིས་  
 ལུས་ལ་ཞེས་ཀྱིས་ལུ་མཉན་པ་ཉི་ནམ་འཇུག་ཕྱོད་པའི་དབང་པོ་ལ་ཁྱེད་པའི་དབང་དེ་  
 མཉན་ཀྱི་ཁྱེད་པ་ཅན་མ་ཡིན་པས་མཉན་དེ་འཇུག་པའི་རང་རིག་གིས་ལུགས་ལ་དྲིགས་  
 པ་དང་། མཉན་ཕྱོད་པའི་དབང་པོ་ལ་ཁྱེད་པ་ཉ་ཉེས་པོ་ཁྱེད་པའི་ཕྱི་པ་ཉིན་དང་།  
 ཀྱེད་པའི་ལུགས་པའི་གཞིགས་ཀྱི་ཕྱི་པ་ཅན་མིན་པས་མ་ཁྱེགས་དང་པར་ཁྱེད་པའི་ཅི་རིགས་  
 འཛོམ་པའི་དབང་མཉན་ཀྱིས་འཇུག་པ་ལ་དགོངས་པ་ཡིན་ནོ་ཞེས་མཁས་ལུ་ཁྱེད་པོ་  
 འཇུག་དབྱེད་པའི་ཐོན་ལུགས་པའི་དོན་གཞུང་དོ། མིག་མ་འཇུག་པའི་ཁྱེད་པ་ལ་ཁྱེད་  
 ཤིན་ལུ་ཁྱེད་པའི་དབང་པོ་ལ་ཁྱེད་པའི་ཁྱེད་པ་གཉིས་ཀ་མཉན་པ་དང་མ་ཁྱེད་པའི་ཅན་མ་  
 འཛོམ་པའི་ཅི་རིགས་པའི་མཉན་པས་མཉན་པར་དབྱེད་ཅིང་འཛོམ་པའི་ལས་ནས་ཞིག་ནས་  
 པར་མི་དྲིག་པའི་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ལོ་  
 པས་འདྲོད་པར་ཁྱེད་པ་དབྱེད་པ་གཉིས་ཀ་མཉན་པའོ། །མཉན་པ་ལུ་ཉ་པར་ཕྱོད་



འདིན་པའི་ཏུ་བཟུལ་པ་ལ་བརྟེན་བའི་གཅིག་མེད་པ་ཉིད་ཏུ་གསུམ་སྟེ་འགྲོ་བར་མཛད་  
ལ། རྒྱུ་པ་བཟུལ་པ་ལ་གཅིག་དང་ཏུ་མ་ཐན་ཅེན་སྒྲིམ་འགལ་ལ་བརྟེན་བའི་དངོས་འགལ་  
ཏུ་སྒྲུབ་པ་ཉིད་ཀྱིས་མཛད་ནོ། །དེ་ཡང་གཞུང་དང་སྒྲུར་ནས་བྱས་པར་བཤད་ན་མེགས་  
མེད་ཀྱང་ན་ཅད་མངས་བསམ་དོན་ཕྱི་སྟོང་བོ་ཅམ་བཟོད་ན། འདིར་ཅོས་ཅན་ཏུ་འཛིན་  
ཕྱི་ནི་གཅི་བོ་དང་གང་ཟག་རང་སྒྲུབ་མེགས་རང་གཞན་ཕྱི་སྟེ་བསམ་པ་དགས་པའི་དངོས་  
པོ་ཉིད་པུར་བསམ་ཅོག་སྟེ། ཏུགས་ཅོས་ནས་པར་བཅད་ཅམ་ཡིན་པ་ལ་གཞི་མ་གྱུ་  
ཅོས་ཅན་ཏུ་པུར་སྒྲུབ་ཅོག་པར་མདོ་སྟེ་པའི་སྐབས་སྟེ་བཤད་ཅིན་པའི་ཕྱིར་དང་།  
དོན་དང་ཆོད་དེ་གོས་པ་ལ་སྟོས་པའི་མ་གྱུ་པ་བསམ་ཕྱི་ནང་ནས་དང་པོ་ལ་ཅོས་ཅན་  
ཕྱི་རོ་བོ་མེད་ནས་མ་གྱུ་པ་ལ་མེགས་པ་མ་གྱུ་པའི་ཏུགས་ལྟེ་བཤད་པ་ལང་ཏུགས་  
ཅོས་སྒྲུབ་པའི་ནས་པ་ཅན་ལ་དགོངས་པ་ཡིན་ཕྱི་ཏུགས་ཅོས་མེད་ཏུགས་ཡིན་པ་ལ་མ་  
ངས་པའི་ཕྱིར་ནོ། །གཞུང་པར་ཏུ་འདིར་ནི་སྟོབ་དཔོན་ཀ་མ་ལ་གྱི་པའི་དབྱེ་སྒྲུབ་པ་  
ལས། གང་ལ་དངོས་པོ་འདྲ་ཡོད་པའི་རོ་བོར་སྒྲུབ་པར་མི་འདོད་ཀྱི། །འདིན་  
ཀྱང་སྟེ་བཤད་པའི་ཅོས་ནས་པར་བཅད་པ་སྒྲུབ་པ་ཅམ་ཞིག་བཟོད་པར་འདོད་པ་དེ་  
ལ་ནི་མ་གྱུ་པ་བཟུལ་པ་མེགས་པའི་ཉིས་མ་བཟོད་པ་མ་སྟེད་པ་མ་སྟེད་ཏུ་ཡང་དངོས་པོར་གྱུར་པའི་  
ཅོས་ཅན་མི་དགོས་དེ། དེ་ནི་དེ་ཅོས་མ་ཡིན་པའི་ཕྱིར་ནོ། །དེ་ལ་པུར་སྒྲུབ་ནས་  
ཀྱང་དེ་ཅོས་ཅན་ཉིད་ཀྱི་འཐད་པའི་ཕྱིར་ནོ། །དེ་མ་གྱུ་པ་ཉིད་ཀྱང་བཟུལ་པར་  
བྱ་བ་མེད་ན་མི་འཕྲུང་གི་གཤན་ཅིགས་མཛད་པར་འདོད་པའི་དོན་སྒྲུབ་པ་ལ་མེགས་  
ཕྱིད་པ་མེད་པའི་ཕྱིར་ནོ། །ཞིས་ཏུགས་ཅོས་ནས་པར་བཅད་ཅམ་ལ་ཅོས་ཅན་དངོས་  
པོ་པ་མི་དགོས་པ་གསལ་པར་གསུངས་སོ། །འདིན་ཀྱང་ཅོས་དཔག་སྟེ་པའི་ཅོ་ཅོས་  
ཅན་འབད་ཞིག་པའི་སྟེ་དོན་ཕྱི་ནི་ལ་ཕྱི་སྟེ་དོན་ཀྱང་པ་འཕྲུབ་པའི་དོན་ཏུ་དགོས་མི་

ཏུགས་སྒྲུབ་དབྱེད་ཅིན་དོ། །གས་དེ་གཅིག་ཏུ་བཟུལ་ཕྱི་སྟེ་པ་འདི་ཏུགས་དང་པུར་  
བྱའི་ཅོས་མེད་ཏུགས་ཁོ་ན་ཡིན་ན་པུར་བྱ་པ་ལ་མི་འཐད་དེ། ཏུགས་ཅོས་ཕྱི་  
པར་གྱི་རོ་བོ་མེད་པ། དེ་མེད་ན་རོ་བོ་གཅིག་པ་མི་འཐད་ཅིང་དེ་ལྟར་ན་པར་གྱུ་  
གཅིག་པའི་འབྲེལ་བ་མེད་པས་གོ་བྱ་གོ་བྱེད་ཏུ་མི་འཐད་པར་འཕྲུར་པའི་ཕྱིར་ནོ། །  
གས་དེ་ཏུགས་ཅོས་མ་ཡིན་ཏུགས་ཡིན་ཅེར་ན་ཡང་མི་འཐད་དེ། དེ་ལྟར་ན་གཅིག་  
དང་ཏུ་མེད་རང་བཞིན་དང་པུར་བྱའི་སྒྲུབ་པོ་ཡོད་པར་འཕྲུར་པའི་ཕྱིར་དང་། དེ་  
ནི་དབྱེ་སྒྲུབ་པས་ཁས་མི་མེད་པའི་ཕྱིར་ནོ། །ཞིན་སྟོན་མེད་དེ། བཤད་པ་གཅིག་  
པའི་འབྲེལ་བ་ཉིད་ཅོས་པོ་ཁོ་ན་ལ་མ་ཡིན་པས་དངོས་པོ་མེད་པ་ལའང་ཡོད་པའི་ཕྱིར་  
དེ། དེ་འདྲ་བཤད་ཉིད་ཡིན་པ་ནི་རོ་བོ་མ་དཔོན་མེད་པའི་ནས་བྱེད་པ་ཡིན་ལ། རོ་བོ་  
ཉིད་མེད་པ་དག་ཀྱང་བཤད་མེད་པ་ཉིད་ཏུ་མཛུངས་པའི་ཕྱིར་ཞིས་དབྱེ་སྒྲུབ་པ་ལས་  
གསུངས་དེ། ཡོད་པ་ལ་རོ་བོ་མེད་པ་གསལ་ན་རོ་བོ་གཅིག་ཏུ་འཕྲུར་ཞིང་ཕྱིར་  
གཅིག་ཡིན་པ་ཡང་ཁོ་གསལ་པས་རོ་བོ་གཅིག་པའི་མ་དཔོན་པའི་བཤད་པ་གཅིག་འབྲེལ་པ་  
ཡོད་པ་དང་། ཏུགས་ཅོས་གཉིས་ཀ་བཤད་མེད་པའི་རོ་བོར་མཛུངས་པས་  
མེད་ཏུགས་ཡིན་ཀྱང་གོ་བྱ་གོ་བྱེད་ཏུ་མི་འཐད་པ་ལྟེ་སྒྲུབ་ཏུ་དགོངས་པའོ། །དེ་ལྟར་ཡང་  
དབྱེ་སྒྲུབ་པ་ལས། དེ་ནི་ཏུགས་པ་མ་ཡིན་དེ། དེ་འདྲ་བཤད་ཉིད་ནི་མ་དཔོན་པ་  
མེད་པའི་ནས་བྱེད་པ་ཡིན་པའི་ཕྱིར་ལ། དེ་ནི་རོ་བོ་ཉིད་མེད་པ་དག་ཀྱང་བཤད་  
མེད་པ་ཉིད་ཏུ་མཛུངས་པས་འགལ་བ་མེད་པ་ཁོ་ན་དོ། །ཞིས་དང་། དེ་བཞིན་  
ཏུ་དངོས་པོ་ནས་མ་ཡང་དག་པར་ན་གཞུགས་པ་སྟེན་ལ་མེགས་པ་བཞིན་ཏུ་གཅིག་དང་ཏུ་  
མཛུངས་པ་བཞིན་པས་སྟེན་པ་ན་དོན་དམ་པ་པའི་རོ་བོ་ཉིད་མས་ཀྱང་སྟེན་པར་ངོས་  
པས་དེ་ཅི་ཕྱིར་སྟེན་པའི་ཕྱི་སྟེ་དོན་པུར་སྒྲུབ་པས་ཕྱིས་པའི་མ་དཔོན་པ་ཡོད་པའི་ཕྱིར་གོ་











ཡང་ཤེས་ནས་དེས་ཕྱིན་ཁྱེད་ཕྱགས་ཤེས་དགོས་པ་གནད་ཡིན་གྱི། དེ་ལྟ་མ་ཡིན་  
 ཡང་གཅིག་ཅེས་དང་དྲག་པ་ཅེས་ཤེས་པ་དེ་དག་གིས་འགོག་པར་བྱས་ན་གཞན་པ་...  
 ཡག་དེ་པའི་ཕྱིན་ཐམས་ཅད་རང་ལ་ཡང་མཐོངས་པར་འཇུག་པ་བརྒྱུག་དུ་མེད་པས་གྲོ་  
 ན་ཆེན་པོ་ནམས་ཀྱི་གཞུང་ཕྱིན་ཅི་མ་ཡོག་པར་འཆད་དག་པར་འགྱུར་པོ། །གནས་  
 མ་ཐུ་པའི་ཕྱེ་བས་འདྲོད་པའི་གང་ཟག་གཅིག་བདེན་དགག་པ་ནི། གང་ཟག་ཆོས་  
 ཅན། བདེན་པའི་གཅིག་དང་དུ་མ་དང་ཐུལ་བར་ཐུལ། རྟེན་མི་དག་གང་དུ་ཡང་  
 བརྟེན་དུ་མེད་པའི་ཕྱིར། ཉམས་མཁའ་མེད་དག་བཞིན། རྩལ་ཕྱེ་སྒྲན་ཅིག་མར་  
 ཐུར་ན་ནི་དུ་མའི་རང་བཞིན་དུ་འགྱུར་ལ། སྒྲན་ཅིག་མ་མ་ཡིན་ན་ནི་གཅིག་ཕྱིར་  
 བོ་ཉིན་དུ་རིགས་གྱི། གཉིས་ཀ་ལྟར་ཡང་བརྟེན་དུ་མེད་ན་ནི་ཅོགས་མེད་པར་  
 གཅིག་དང་དུ་མའི་རང་བཞིན་གྱིས་མྱོང་བ་ཉིད་དུ་འགྱུར་བའི་ཕྱིར། ཞེས་འཆད་  
 པར། དེ་ཉིད་ལས། སྒྲན་ཅིག་སྒྲན་ཅིག་མ་ཡིན་པར། །གང་ཟག་བརྟན་  
 དུ་མི་ཅུང་པས། །གཅིག་དང་དུ་མའི་རང་བཞིན་དང་། །ཐུལ་བར་གསལ་བར་  
 རབ་དུ་ཤིས། ཞེས་སོ། །ཐུལ་བའི་གཅིག་བདེན་དགག་པ་ནི། ཉམས་མཁའ་  
 དང་དུས་ལ་སོགས་པ་ནམས་ཆོས་ཅན། གཅིག་དུ་བདེན་པ་མ་ཡིན་དེ། གར་  
 ལ་སོགས་པའི་ཕྱོགས་ཀྱི་ཆ་གས་དང་འདས་པ་ལ་སོགས་པའི་དུས་ཀྱི་ཆ་གས་དུ་མ་...  
 དང་འཕྲད་འདྲམ་འབྲེལ་པའི་ཕྱིར། ཞེས་འཆད་པར་དེ་ཉིད་ལས། བློ་དང་  
 ཕྱོགས་ཅན་དང་འབྲེལ་ཕྱིར། །ཐུལ་ནམས་གཅིག་ཕྱར་ག་ལ་འགྱུར། ཞེས་སོ། །  
 རགས་པ་གཅིག་བདེན་དགག་པ་ནི། ཐུལ་པ་ལ་སོགས་པའི་རགས་པ་ནམས་ཆོས་  
 ཅན། གཅིག་དུ་བདེན་པ་མ་ཡིན་དེ། སྒྲོལ་མ་སྒྲོལ་སོགས་ཆོས་ལ་བདེན་པའི་  
 འགལ་འདྲུ། གཞུང་གཞུང་གི་སོགས་ཀྱི་པ་ལ་བདེན་པའི་འགལ་འདྲུ། ཆོན་



ཕྱིས་བཟུང་མ་བཟུང་སོགས་ཡོན་ཏན་པ་བདེན་པའི་འགལ་འདྲུ་སོགས་དང་མཉམ་པའི་...  
 ཕྱིར། ཞེས་འཆད་པར་དེ་ཉིད་ལས། སྒྲོལ་དང་མ་སྒྲོལ་པ་དེས་སོགས་ཕྱིར། །  
 རགས་པ་ནམས་ཀྱང་གཅིག་པུ་མིན། ཞེས་སོ། །དུལ་སྒྲན་གཅིག་བདེན་དགག་  
 པ་ནི། ཕྱོགས་བཅའི་དུལ་གྱི་དུལ་ན་གནས་པའི་དུལ་སྒྲན་ཆོས་ཅན། གར་དུལ་  
 དང་ཕྱོགས་ལྷག་ལྷག་དུལ་གྱི་དུལ་གྱོས་པ་དང་མེད་པར་ཐུལ། །ཐོད་ཀྱི་གར་ལ་བརྟན་  
 པའི་ངོས་དེ་དང་ཕྱོགས་གཞན་དགྲུ་ལ་བརྟན་པའི་ངོས་ནམས་གཅིག་ཡིན་པའི་ཕྱིར།  
 འདྲོད་ན། མཐོང་དུལ་འཁོར་ལ་སོགས་པའི་རགས་པ་ཕྱིས་པར་འགྱུར་མི་མེད་པར་  
 ཐུལ་ལོ། གཞུང་དེ་ཕྱོགས་བཅུང་བརྟན་པའི་ངོས་སོ་སོར་འདྲོད་ན། རྟེན་པ་  
 རབ་དེ་ཆོས་ཅན། ཆ་མེད་ཀྱི་གཅིག་མ་ཡིན་པར་ཐུལ། ཕྱོགས་བཅའི་དུལ་མ་  
 བརྟན་པའི་ངོས་དུ་མ་དང་ཐུན་པའི་ཕྱིར། ཞེས་འཆད་པར་དེ་ཉིད་ལས། འབྱར་  
 པ་དང་ནི་མཐོང་པར་ཐུལ། །བར་མེད་ནས་པར་གནས་ཀྱང་ཅང་། །དུལ་གནས་དུལ་  
 མན་དུལ་གཅིག་ལ། །བརྟན་པའི་རང་བཞིན་གང་ཡིན་པ། །དུལ་སྒྲན་གཞན་ལ་བརྟན་  
 པའི་ངོས། །གཞུང་དེ་གཞན་དུ་འདྲོད་ན་ནི། །རབ་དུ་མ་དུལ་ཆེན་ཐུལ། །གཅིག་  
 ཕྱེ་ཆ་གས་མེད་པར་འགྱུར། ཞེས་སོ། །དེ་ལྟར་དུལ་སྒྲན་ཆ་མེད་མ་གྲུབ་པས་  
 རང་གི་ཕྱེ་བ་ནམས་ཀྱིས་སྒྲུས་པའི་གཞུགས་ཅན་གྱི་ཁམས་བཅུ་བོ་ནམས་དང་གཞན་...  
 གྱི་སྒྲེ་བས་པདགས་པའི་ཆོས་དང་ཡོན་ཏན་དང་ལས་དང་སྒྱི་དང་ཕྱེ་བྱ་དང་འདྲུ་བ་...  
 སོགས་པ་ནམས་ཀྱང་བདེན་པར་མ་གྲུབ་པ་ཤིས་པར་འགྱུར་ཞིང་། རྩལ་པར་དུ་རང་  
 སྒྲེས་སྒྲུས་པའི་གཞུགས་ཅན་གྱི་ཁམས་བཅུ་བདེན་པར་མེད་པར་ཤིས་ན་ནམས་པར་ཤིས་  
 པའི་ཁམས་ལྷ་ཡང་བདེན་པར་མེད་པར་ཤིས་དེ། དེ་དག་ནི་གཞུགས་ཅན་གྱི་ཁམས་  
 ལ་བདེན་ནས་ཕྱིས་པའི་ཕྱིར་པོ། །ནམས་པར་ཤིས་པའི་ཁམས་ལྷ་བདེན་པར་མེད་ན་







མ་ཕེད་ལྷན་མོ། །འདྲན་ཡོད་དེ་འདྲན་པའི་གཅིག་དང་ཏུ་བཤམ་ཡིན་པས་དྲགས་མི་  
 མཐུན་ཕྱོགས་པ་ཞུགས་པར་མི་འགྱུར་རམ་ལྷན་ན་དེ་ཅས་ཀྱིས་དྲགས་མི་མཐུན་ཕྱོགས་  
 ལ་ཞུགས་པར་མི་འགྱུར་དེ། དྲགས་མི་མཐུན་ཕྱོགས་ལ་ཞུགས་པ་ལ་ནི་དྲགས་ཕྱི་  
 ཅིས་དེ་ཡང་ཡིན་དྲགས་དེ་ཡང་ཡིན་པའི་གཞི་མཐུན་མི་དྲགས་ཤིང་། འདྲན་  
 ཡོད་ཡང་ཡིན་འདྲན་པའི་གཅིག་དང་ཏུ་བཤམ་ཡིན་པའི་གཞི་མཐུན་མི་ཡིན་པའི་  
 ཕྱིར་ཕྱོད་ཡོད་དོ། དེ་གཉིས་གཞི་མཐུན་མི་ཡིན་པར་ཅད་མས་ངེས་པ་ནི་གཅིག་དང་  
 ཏུ་མ་གཅིག་ནས་པར་བཅད་ན་ཅི་ལྟ་ཤོས་ཡོངས་སུ་གཅོད་པའི་དངོས་འགས་ཏུ་ངེས་  
 པའི་ཅད་མས་ཡོད་པ་ཅས་ལ་གཅིག་དང་ཏུ་མ་ནི་གཉིས་ཡིན་དང་གཉིས་མ་ཡིན་ཕྱི་སྤྱང་  
 གསུམ་གྱི་སྒྲོ་འདྲོགས་བཅད་པ་ཉིད་ཀྱིས་བཞེན་པར་ཡོད་པ་ལའང་བཞེན་པའི་གཅིག་  
 དང་ཏུ་མ་ནི་གཉིས་ཡིན་དང་གཉིས་མ་ཡིན་ཕྱི་སྤྱང་གསུམ་མིན་པའི་སྒྲོ་འདྲོགས་ཅོད་ནས་  
 རྒྱོམ་ཕྱོགས་པ་ཅས་ཀྱིས་བཞེན་པའི་གཅིག་དང་ཏུ་བཤམ་དང་བཞེན་ཡོད་པ་གཞི་མཐུན་  
 མི་ཡིན་པར་ངེས་ལྷན་མོ། །ཞེས་མཁས་སྤྱད་ཐམས་ཅད་མཐུན་པས་གསུངས་མོ། །  
 དབུ་མ་ལྷན་ལས་ཀྱང་། །གཅིག་དང་ཏུ་མ་མ་གཏོགས་པར། །ཞེས་པ་གཞན་དང་  
 ལྷན་པ་ཡི། །དངོས་པོ་མི་ཅང་འདྲི་གཉིས་ནི། །མན་ཅན་སྤངས་དེ་གནས་ཕྱིར་དོ། །  
 ཞེས་དང་། །ཕྱི་འགྲེལ་ལས། །གཅིག་ཕྱི་བདག་ཉིད་དང་ཏུ་མ་ནི་བདག་ཉིད་  
 ནི་མན་ཅན་སྤངས་དེ་གནས་པའི་མཆན་ཉིད་ཡིན་པས་ཕྱང་པོ་གཞན་སེལ་དོ། །ཞེས་  
 གཏན་ཅིགས་འདྲིའི་ཁྱབ་པ་སྤྱད་པའི་སྤྱད་པས་སུ་གསུངས་མོ། །དབུ་མ་སྤང་པ་ལས་  
 ཀྱང་། གང་དག་ནས་པ་ཐམས་ཅད་ལ་ཁྱབ་པར་བྱེད་པ་དེ་དག་ནི་སྤྱང་པོ་གཞན་སེལ་  
 པ་དག་ཡིན་དེ། །དཔེར་ན། །ལུས་ཅན་དང་ལུས་ཅན་མ་ཡིན་པ་ལ་མོགས་པའི་  
 ཕྱི་བདག་དག་ལྟ་བུའོ། །གཅིག་པ་ཉིད་དང་ཏུ་མ་ཉིད་དག་ཀྱང་དེ་དང་འདྲ་ལ་ཁྱབ་པར་

བྱེད་པ་མོག་པས་ཀྱང་ཁྱབ་པར་བྱ་བ་མོག་པར་ངེས་པས་དེ་ནི་ཕྱིར་གཏན་ཅིགས་མི་  
 མཐུ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མོག་པ་ལ་མེ་ཅོམ་མ་པས་ཡིན་དེ། ཕྱང་པོ་གཞན་མི་ཡིན་  
 པའི་ཕྱིར་མོ། ཞེས་གསུངས་མོ། །དེ་མ་འདྲན་པའི་གཅིག་དང་ཏུ་མ་གཏོགས་དང་དང་  
 བཤམ་པའི་དྲགས་ཀྱིས་གང་ཅག་འདྲན་ཡོད་ཏུ་སྤྱད་པའི་ཁྱབ་པ་ངེས་པའི་ཅད་མ་དེས་  
 འདྲན་པའི་གཅིག་ཏུ་བཤམ་ཕྱི་གསལ་པའི་དབུ་བ་མཐུན་དག་པ་འདྲན་ཕྱབ་ཀྱིས་སྤྱོད་  
 པའི་ཁྱབ་པ་ངེས་མཁས་པ་ངེས། ངེས་ན་དེ་སྤྱད་པ་ཕྱི་བསྐྱེད་ཀྱང་འདྲ་པ་པོ་ཆེས་དཔག་  
 གིས་སྒྲོ་འདྲོགས་གསུམ་ཏུ་མ་གཅོད་པར་ཐམས་ཅོ། །མ་ངེས་པོ་ཞེས་མི་འདྲན་དེ།  
 ཕྱིས་ཕྱོད་པར་ངེས་ན་ཕྱི་བདག་གིས་ཕྱོད་པར་ངེས་པས་ཁྱབ་པའི་ཕྱིར་དེ་ཞེས་། འདྲི་  
 ལན་ལ་མཁས་སྤྱད་པའི་ཉི་མས་ནི་དྲག་པ་བཤམ་ཕྱོད་ཏུ་འཁམས་པའི་ཅད་མས་ཕྱམ་པ་  
 དྲག་པའི་གསལ་པའི་དབུ་བ་མཐུན་དག་པ་འཁམས་པ་མི་ཡིན་པར་མ་ངེས་ཀྱང་འཁམས་  
 པར་འཛིན་པའི་སྒྲོ་འདྲོགས་པ་ཅད་ཅིང་། ཕྱིས་དྲག་པའི་ཁྱད་པར་ལ་ཆོམ་  
 ཕྱོགས་པ་ཅས་ཀྱིས་ཅད་མ་གཞན་ལ་ཉེས་མེད་དེ་ཉིད་ཕྱམ་པས་ཕྱོད་པའི་ངེས་པ་  
 འདྲན་པ་ཡིན་ནོ། །དེ་ནི་ཆེས་ཁྱབ་ངེས་པའི་ཅད་མས་ཕྱམ་པའི་གསལ་པའི་དབུ་བ་  
 མཐུན་དག་པ་མི་དྲག་པས་མ་ཁྱབ་པར་འཛིན་པའི་སྒྲོ་འདྲོགས་གཅོད་ནས་པར་འགྱུར་  
 ལ། དེ་ལྟ་ན་ཆེས་ཁྱབ་ངེས་ན་ཕྱམ་པ་ཕྱི་གཏོགས་ཅོད་པས་ཁྱབ་པར་ཐམས་ཅོ།  
 ཞེན་མི་མཆོངས་དེ། ཕྱིས་ཁྱབ་ཀྱང་དེ་ནི་ཕྱི་བདག་གིས་ཁྱབ་མི་དགོས་ཤིང་ཕྱི་བདག་  
 ན་དེ་ནི་ཕྱི་བདག་ཀྱང་བེགས་དགོས་པའི་ཕྱིར་མོ། ཞེས་གསུངས་ཤིང་འདྲིར་ཡང་དེ་  
 དང་མཆོངས་པར་བཞེན་དོ། །ཡང་ཕྱམ་ཅུ་པ་པོ་ཆེས་ནི། ཕྱམ་ན་མི་དྲག་  
 པས་ཁྱབ་པ་ངེས་པའི་ཅད་མ་དེས་ཕྱམ་པའི་ཕྱོད་ཏུ་སྤྱོད་དྲག་པས་ཕྱོད་པ་ངེས་སུ་ཁྱབ་  
 ཀྱང་སྤྱོད་ཀྱིས་གཞན་པའི་ཕྱོད་ཏུ་དྲག་པས་ཕྱོད་པར་མི་ངེས་པས་ཕྱོད་མེད་ལ། ཕྱམ་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